

清流

ALIRAN JERNIH

KDN: PP101/1/90

雙月刊



4

葉 兆 熊

書 法

篆 刻



靈賢家先生傳
五公年葉兆熊刻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
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
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庚子年 兆熊書

上	庫	宣	李	蘇	江	林	賜
恂	戌	統	瑞	侯	甯	院	進
丘	十	二	清	補	提	庶	士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廿四日 鄭子明書	有	年	書	道	學	吉	出
	二	歲	大	臨	使	士	身
	月	在	清	川	江	署	翰

清流

双月刊第4期

1·9·1990 出版



出版及发行：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AN DAN
SENI—LUKIS PERAK

40-B, Jalan Chung Thye Phin,
30250 Ipoh, Perak.

主 编：陈有明

编 委：黄戈二 一介 田舟

美术编辑：许崔冰 叶兆熙

郭绪益 冯太仲

校 对：紫梦羚

督 印：乾 铃

出版日期：1990年3月1日创刊

出版准证：PP101/1/90

售 价：每本马币2元

承印者：理想印务公司

SYARIKAT IDEAL PRESS

2, Taman Tok Perdana,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目錄

封面画作：郭绪益

封二书法：叶兆熊

評介

- | | | |
|----|----------------------|------|
| 6 | 鲁迅笔下的阿Q | ●王枝木 |
| 8 | 第一届马华文学奖得奖人
——方北方 | ●黄梅雨 |
| 14 | 从军出精英 | ●张毅之 |
| 18 | 叶兆熊简介 | |
| 20 | 童年就在水花里 | ●谢川成 |
| 36 | 谈写作 | ●阿碧 |

小說

- | | | |
|----|--------|-------|
| 22 | 漫漫长夜 | ●文征 |
| 52 | 钥匙与水田芥 | ●温祥英译 |

散文

- | | | |
|----|---------|------|
| 4 | 赏昙花 | ●蔡长久 |
| 13 | 谣言 | ●田埂 |
| 16 | 那一抹眼神 | ●芊华 |
| 37 | 缘 | ●张嘉伟 |
| 38 | 洒脱人生任我求 | ●掠空云 |
| 42 | 玫瑰 | ●系禾 |
| 42 | 勒当岛去来 | ●苍浪客 |
| 50 | 久违了，墨砚！ | ●明夷 |

詩歌

- | | | |
|----|--------------|-----|
| 10 | 挥洒边塞的豪情 | ●林染 |
| | (一)在西部高原呼吸 | |
| | (二)初春班头雁正在飞来 | |

- (三)一片叶子
 (四)这里有一座城市
 (五)关山月
 19 (一)家园，您为何变得荒芜？ ●秋 山
 (二)静思
 21 儿童诗——爸爸与我 (一)看照片 ●童 龄
 (二)三张咀
 35 (一)萤 (二)献给父亲之灵 ●蔡和协
 37 春花 ●李 龙
 39 都门组曲 ●枫 华
 (一)天桥 (二)十五碑
 40 别无选择 ●吴明兴
 41 (一)守候 (二)透明之夜 ●孟 沙
 (三)时间
 49 振翅 ●紫梦羚
 ——写在王涛“渔人的晚餐”出版前
 51 清流 ●晓 翔
 59 蜩言 ●方 然

翻譯

- 60 — gadis kecil ●乌士曼·阿旺诗
 小女孩 ●曾荣盛译
 — Anak Jinan Tionghua
 邻家华族小孩

- 63 《编者、作者、读者》的话
 66 “全国各源流中学学生散文创作比赛”简则
 67 稿约
 68 广告

赏 昙花



四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在晒台休憩。偶尔发现白瓷花盆插上一片，约有八厘米长尖带形的绿叶片。啊，昙花叶，我心中很是欣喜。年轻时，我不懂得爱花草，觉得花草有些可爱，大约是有女人后。退休了，我在晒台上种了许许多多的花花草草，是因为闲得无聊的关系，还是正如我的女人打趣的：“老来行花运！”可是，我心中很清楚：我对花草真得产生了兴趣。

这是谁栽的？一问，方知是小女儿。傻孩子，只插一片叶，怎能活？她告诉我：“昙花原生于热带美洲。仙人掌科，用叶状枝扦插繁殖……”从此，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到晒台去看看昙花长得如何？总算活了。可是很久很久还是一片叶，看厌了也懒得再去看它了。

一晃又一年左右了。我又想起昙花，一走到晒台，白瓷盆一盆汪汪绿。啊，竟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不是说昙花十分娇贵，不易长活么？栽的叶片主脉已长成圆形的干，新长出来的叶边，在分脉处又丛生嫩叶，我理解它是“仙人掌科”了。我想分脉以后会慢慢长成枝，这就叫“叶状枝”了。

大约再过一年许，有一天，小女兴奋跑来告诉我：“老爸，昙花有花蕾了！”我听到这消息如听到媳妇怀了孙子一样喜悦。二话不搭，拉着小女儿往晒台走。

只见昙花，一叶的叶尖二寸许边沿分脉一小点；又一叶在二个分脉处各有一小点。我戴上老花眼镜仔细观察，这些点点如小朱痣。说不定又要生出新叶，我大失所望，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呢！

小朱痣逐渐长大，弯坠，如淡红棕色的玛瑙耳坠。隔几天，玛瑙耳坠变成色泽光亮圆润钩形的花托；生有曲须，苞蕾向前托出，像倒置的小凤头。

结实的苞蕾由五、六层曲须包裹着，一天一天胀大，绿旺旺的叶渐渐蔫黄了。一切的植物和母亲一样，把生命之源，不断地毫无保留地输送给花胚。昙花也有母性，谁说花木无情？我不觉肃然起敬！

约有二十多天，苞蕾胀大得如成熟女性的神秘乳峰，鼓鼓向前托出，在微微薰风中荡人魂魄地颤动。

有一天黄昏，我走到晒台，发现苞蕾的曲须稍有松动，胀鼓的花苞再也封闭不住了，悄悄地绽裂一缝，稍稍露出莹莹的玉瓣。

含苞欲绽的昙花啊！不要犹豫了，去掉束缚，解放青春活力、坦露您的美吧！您是多么圣洁啊！我不敢亵渎，沐浴更衣、小心翼翼地移来一茶几，沏一壶香茗，轻轻地抿嘴，恭候您翩翩来临。

等着……等着……

湛蓝繁星闪闪的天空，月上柳梢，在朦胧月色下，只见苞蕾轻轻、阵阵地颤摇。我以为是微风吹拂，其实不是，是曲须在松动，是玉瓣在舒展，随之一阵沁人心脾花香，由风吹送流溢……

苞蕾约十厘米长，花瓣如剑状，四五层鳞次相叠，洁如玉，白胜于雪。先外而内的绽开，杯口大即可看见深深的花心如圆形喇叭，从幽幽深邃之处伸出一条如丝的长长花柱，花柱作伞形状，有十五条细白毫丝，有缠绕、有展开、有弯有曲……其状不一，绕曲有致，极具艺术性。另从花心深处底下，吐射一络向上翘起的白毫毛，绒绒粒粒，比鱼卵细黄白花蕊。曲须愈来愈向后竖，昙花在浓绿下豪开怒放，硕大如碗。

昙花朵朵莹莹无瑕，朝前而不向上，花品真是不凡啊！默默地夜开，凋谢于

清晨，不与百花争妍，花格何其高雅啊！

昙花！百花中谁能与您比拟呢？

牡丹虽富贵，可是妖艳，没有您的清逸气质；桃花虽灿烂，可是轻薄，没有您那种风流而不贱；梅花虽高雅，可是过于高矜，没有您的洒脱从容；梨花虽莹白，可是凄切，没有您的文雅神韵

正因如此，自古有那么多吟花咏月之诗人，却没有昙花之吟。您的美，真是叫古今诗人赞叹！您有多美？人们说不出。问我，我也难以拟难以喻、难以状！也许只有我的祖母比拟得好，她说您是仙子。

是的，您是绝绝月宫素娥的精魄！

『玉是精神难比洁，

雪为肌骨易消魂！』

夜开晨谢，不是太匆促吗？

然而，何须叹息美的短暂，迸发出光灿的闪电，不是一霎吗？又何须都如闪电壮烈的美呢！寂寂地开，淡淡地香，不是更深刻、更永恒吗？

★ 1—5—90



文：蔡长久

阿Q

鲁迅笔下的



1 吕俊华的《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理和心理内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把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实质概括为四个方面:一、对自尊的维护,二、自卫的反应,三、自卑的补偿四、变态的反抗。鲁迅研究专家刘再复针对第四点发表了符合科学要求的论点他说,了解常态的合乎情理和逻辑的行为比较困难,而恰恰是这种违反常理和逻辑的行为反而更能表露人的本质,因为它是来自人的深层心理并通过表层而反映或折射出来,只在变态的情况下作径情直遂的表现,阿Q的精神胜利就是一例。

2 1984年《鲁迅研究》第一期上发表了厦门大学中文系教师林兴宅题为《论阿Q性格系统》的专论。从这篇论文里我们清楚地看到阿Q性格的系统质。首先从社会学角度看,阿Q是乡村流浪雇农的写照,其次从政治角度看,阿Q性格是专制主义的产物,第三,从心理学角度看,阿Q性格是轻度精神病患者的肖像,第四,从思想史角度看,阿Q性格是庄子哲学的寄植者,第五,

王枝木

从近代史角度看,阿Q性格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一面镜子,第六,从哲学角度看,阿Q性格是人的异化的典型。

刘再复明确地指出:阿Q性格的本质是丰富的,多义的,而不是单一的。他进一步批评有些文章分析阿Q的共性时只注意其社会性的某一端(主要是注意阶级性),这是不够全面的。我以为上述所指出的是“我注六经”,而非『六经注我』的治学态度是不科学并且违反美学尤其是接受美学的规律。接受美学理论强调文学作品的功能“要由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实现。”这——60年代在德国发展起来的学派认为作家写出作品,只能说是一种“文本”,只有经过

读者的阅读、鉴赏和解释之后，才具有意义和审美价值。有人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Hamlet)。”这是有道理的。鲁迅曾经指出：『《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读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绉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8卷145页）所谓『各花入各眼』，（横看成峰侧成岭），其理至明。

3《鲁迅评传》一书作者已故曹聚仁文史大师说：从阿Q正传》所发生的社会意义说，『阿Q』是一个中华民族『乏』的方面型人物，我们中国人，谁都有点『阿Q相』，连鲁迅自己也在内。他并不一定讽刺什么人，可是若干人，连我们自己都在内，都在被讽刺之列。

4（《鲁迅内传》的商榷与探讨）一文的作者李欧梵博士认为阿Q所代表的思想形态。事实上是一种最腐败的士大夫思想，也可以说是『大传统』中的道德毒素，在一个『小传统』中的人物——阿Q——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因循苟且，望风转舵，『精神胜利』，狂妄自大，贪小便宜，不敢面对外在的挑战……这些思想和行为的特征，都是儒家大传统逐渐颓败的结果，是孔孟的精神被明清数百年的乡愿陋规、典章文物逐渐窒杀的反映。

5（《阿Q正传》研究纵横谈）一

书作者邵伯周教授认为《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批判国民性的弱点；批判封建势力对农民的迫害；批判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提出中国革命中农民问题。这几个方面有什么关系？有没有主次之分？对此研究者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有的研究者力图把这几方面统一起来解释，有的则干脆以为当时鲁迅思想中根本没有农民问题，鲁迅是怎样化丑为美的等等，这一切都还有作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我赞同曹聚仁的研究成果：鲁迅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身为自由主义者，鲁迅所塑造的“阿Q正传”并不受任何个别的思想框框所限制，『阿Q』这个典型的艺术结晶品是鲁迅本身学养与人生阅历的产物。

6.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阿Q的形象既然与堂·吉珂德与伊奥勃洛摩夫相似，那我不禁要问，阿Q与马来文学中的典型Pak Kaduk，Pak Pandir，Si Luncai，Mat Lela Gila是否是难兄难弟呢？



（本文系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研究局主任王枝木于1990年7月15日在江沙举行的“鲁迅作品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词摘要。）

第一屆馬華文學獎得獎人

——方北方

黃梅雨

马华文坛当代资深作家方北方由于在文学创作和活动中作出了贡献，于1989年11月26日荣获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工商总会在首届马华文学节颁发的第一届马华文学奖。

1990年7月16日，槟城州元首庆祝华诞，他获得PKT奖章。

他在槟城韩江中学担任了3年的校长之后，于1989年11月30日提早退休，致力于《花飘果堕》的写作。

即将出版的《花飘果堕》以及已经面世的《树大根深》和《头家门下》（又名《枝荣叶茂》）组成《马来亚三部曲》。

《树大根深》描写华人祖先在马来亚披荆斩棘、胼手胝足，把生存的根扎下的情形。

《枝荣叶茂》表现华人经济的成长与教育挂勾的密切，从而促成华人社会的觉悟，而关心母语教育的发展。

《花飘果堕》反映芸芸众生的华人精神生活以及南辕北辙和分崩离析的华人社会，从中表现华人的处境和前途。

其中的《头家门下》由作者改编为电视剧，于1984年2月7日起，在马来西亚电视台华语电视剧“四喜临门”中，每星期二映出一集，4月24日映完12集。

《头家门下》已于1980年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再版本将由中国广西漓江出版社印行。

方北方是马华文坛第一位创作三部曲的小说家。在《马来亚三部曲》之前，他写了《风云三部曲》。

《风云三部曲》是由《迟亮的早晨》、《刹那的正午》和《幻灭的黄昏》组成，先后于1957年、1962年和1976年问世。

《迟亮的早晨》揭示中国军民抗战的艰辛，长夜迟迟未亮的原因。

《刹那的正午》反映中国老百姓用千辛万苦换来的胜利与那如日中天的局面，由于国共大战而一眨即逝。

《幻灭的黄昏》表现没落的政权，到了太阳下山时分，终于退出中国大陆。

而幻灭。

《马来亚三部曲》和《风云三部曲》不同的地方是：前者以马来亚作为背景，而后者则以中国作为背景。

除了这二套三部曲之外，方北方著有长篇小说《说谎世界》和《春天里的故事》，中篇小说《两个自杀者》、《娘惹与峇峇》和《槟城七十二小时》，短篇小说集《出嫁的母亲》、《想请假的人》、《江城夜雨》、《爱屋及鸟》、《火在那里烧》、《倒下来的铜像》和《方北方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每天死千人的古城》和《满城花醉三千客》，童话《国王的刀斧手》，散文集《北方散记》和《北方春草迟》，杂文集《笑的世纪》、评论集《马华文艺泛论》、《方北方文艺小论》和《马华文学及其他》。

在这些著作中，《娘惹与峇峇》已由奥津令子译成日文在东京发行，而《槟城七十二小时》将由北京宝文堂书店再版。

方北方原名方作斌，1918年生于中国广东惠来，1928年南来槟城，1937年返回中国汕头升学，战后回到马来亚从事教育工作，在槟城中华中学、韩江中学和麻坡中化中学任教，前后41年，其中17年出任韩中华文主任。

他曾任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现已改名为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第二届和第三届主席四年，因前是该会顾问。



图为隆雪中华工商总会会长林玉静颁发奖金及纪念盾予第一届马华文学奖得主方北方。中为该会文教组主任兼马华文学奖工委主席吴德芳。

(26·11·1989)

挥洒边塞的豪情

林 染



(一) 在西部高原呼吸

当玉米和白杨树的矛尖
冷冽地刺进太阳
西风，时间的碎屑
就纷聚上一匹孤马的颈项
而为鬃毛
无声地
扬起

在西部高原呼吸
我清晰地察觉
我的背景
是意境深远的
山之肃穆，原之阔
云杉林，云海里画着的针叶
巍巍群山的雪线上
一种青翠欲滴的生存状态
同我的目光
遥遥地连接

在无限的西风
筑鹰巢而居
多梦的栖息，宁静的飞翔
我铅灰色的风衣
渐渐散发出蒿草的气息
成为五千里西部中国旷野
和谐的新景观

(二) 初春

班頭雁正在飛來

初春，班头雁正在飞来
急切地走进草野
挥动蜗居一个冬天的草帽
向雪水洗过的太阳
致意

鹰影
地上的残雪
鹰翅上挂着天边无际的潮润
一只火色的狐狸
使群山充满骚动

所有的渴望都在远行
在山之外
在水之湄
心，如同遥遥的野蜂
毫无理由地纠缠着含羞草
和向日葵硕大的花轮



1989.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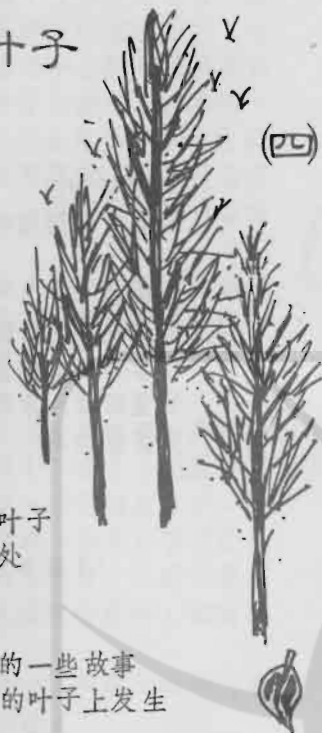
1990.1.28

(三) 一片叶子



我追求许多年的叶子
潜藏在白杨林深处
四围荒野
白杨林静静
我常常感觉到我的一些故事
在那片闪闪灼灼的叶子上发生
在这种时候
想起我在这个世界上陌生地存在
就象有漫不经心的河水
流过我赤裸裸的身体
我感到难堪

道路寂寞悠远
旅途中
我一直睁着第三只眼睛
寻觅拈在一个北方女孩手上的
我的不会说话的树叶
唯一同我和谐的
树叶



(四) 这里有一座城市

一片高远的天空
这里，风
整年从峡谷吹来
吹动一切事物
鸟的飞翔，树叶，雪

临窗伫立
远山缓慢的曲线
时间抱着唯一方向，不动声色地流
我常常梦见水
在船上，我的左右
全是柔软又陌生的女子
我们都怀着动机
端坐着

粗壮的白杨树，林荫道
林荫侧生的小径
小径尽头荒废的园子，一位老人
在那里我喝着招待客人的茶
违背禁令种植的罂粟
红红火火
开放在我的茶杯边

我还常常梦见
我憋足劲儿，伸展胳膊
在月色明亮的高楼上飞

(五) 關山月

铁马退进唐诗

在一些看不见的书架里扬尘
我的皮肤吹出不怨杨柳的春风
边塞无战事

冰雪将融未融的时节

湿气在大树年轮里弥漫
向阳的秦时明月汉时关
云呼之欲出
满盛雷声的鸟巢摇摇欲坠
不时让一马平川的莽原被动
早该顶凌下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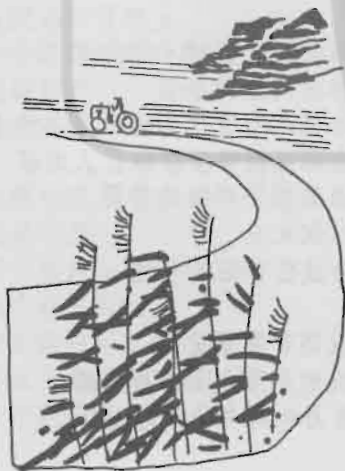
边塞甲归田

一路笳声深寓进种籽

赤着脚

踩着熄灭的野狼粪便
在春天的赤裸脊背上
伫望四面八方的泥泞拥来
听青青的雨

1990.2.19



作者简介

林染，中国当代著名诗人，中国西部诗派（或称新边塞诗派）代表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汝南县人，出生于1947年3月12日。现供职于甘肃酒泉地区《阳关》杂志社。出版有诗集《敦煌的月光》、《相思路》、《林染抒情诗选》等。林染的诗和诗论在中国屡被各地报刊争论和评论。其不少诗作，被以英、法、日等各种文字译介到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呜喔！呜喔！』洪亮的声音，象救伤车在赶路，从槟光学院传开来。它响遍了整个升旗山的半山腰。旧学院的礼堂，不再象往日学生读书集会场所，现在已是一群时代男女开“爬地”的乐园。今晚，在这里聚集的，多数是印尼侨生和一些本地人。其中有一个叫香香的女人。

香香坐在靠近宿舍的角落，而我却站在礼堂的进口处。因为我站着，所以居高临下，我很早就瞥见她，而她却始终没有注意到我。

我只顾和学生会主席交谈。大多数的人已跟着『呜喔！呜喔！』的旋律，大跳“的是哥”舞。我们的身旁有一张桌子，放了一架唱机，音乐总管阿旺在旁边负责。他是我的老友，不时叫我邀请几个妞儿去享受疯狂的乐趣，但我只管摇头。

『喂！』忽然有人叫我，我转过身来，看到原来是香香。

我顺手，拿起桌上的酒杯，一个递给香香，另一个我把它举起来，对香香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来，干杯！』

香香也跟着把杯子举起来，潇洒地说道：『干杯！』

犹记得，香香在学校时，是一位活跃的学生。运动方面很杰出，功课也不差。只可惜国语一科，使她不能顺利过教育文凭考试这一关。

毕业之后，我在家乡还有见到她在学打字和上速写班。但是不久，我就听到一些对她不利的谣言。

如今，在檳城遇到她，我禁不住的要向她问个明白。

『我在峇六拜的一间电子厂工作，

谣

言

田埂

生活还算过得去。』她轻描淡写的说。

我也告诉了一些我的生活情况。当我要谈到家乡一些对她不利的谣言时，学生会主席已牵着她的手进入舞场。

这时，阿旺已站在我的身旁，悄悄的在我耳边说：『香香是个应召女郎。』

『有一次被捉，因为年龄不足，而被送回家乡。』

『你弄错了，警察捉到的是另一个人，不是香香。』我尽力为她辩护。



★★按：檳光学院座落在升旗山的半山腰，它由一些檳城学者创办，主要的是给予印尼和泰国学生就读华文，现已停办。

华人自古以来就有着对当兵，当警察感到是『畏途』，不屑一顾，因之『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成为一句口头禅。

盖因当兵的人不免会在枪林弹雨之下遭受不幸，如非断手断足，说不定也暴尸在战场，连尸首都无法好好安葬，同时，过去一些军队，不但不能捍卫自己的国家，每到一个地方，宛如汪洋大盗，打家劫舍，奸淫掳掠，坏事做尽，将阿兵哥原本具有的良好形象，大打折扣。即使当维持公共秩序的警察，有些背地里干下走私贩毒，私营赌窟，包庇娼妓，作奸犯科，令人不齿。

因之，拿枪杆子的军警，过去在一般人的眼里，避之则吉。如此这般的一种潜意识，以及错误观念，根深蒂固的盘纠在人们的心里，历久不渝，自不待言也。

世界上许多国家，凡适龄的年青人，服兵役是他们应有的义务，而且在宪法上是明文规定的，逃兵役便是犯罪行为，是故，这些国家强迫适龄的青年人当兵受训，是保家卫国，无上的光荣，并不引以为耻辱。

有人说，世界上最能尽人类职分的生活，便是军人的生活。当一个人穿着了代表国家的制服，便已将个人的一切，完全交付国家，同时，军人的纪律森严，服从命令，奉公守法是应有之天职。

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他们的子民亦认为从军是一种崇高的职业与任务，因之，在他们的国家，凡属有血性的男儿，视国家遭受危难的时候，莫不踊跃投军报国，故此，愈是平素致力学问研

究工作的人，愈少例外。

纵观世界历史，在历史上凡是文学艺术极端发达的时代，恒属纷乱的战争时代，而一般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多数不免卷入战争旋涡中，由于战火的洗礼，冶炼，使他们的著作产品更显光辉，在历史丛中，几已成为定律。

張毅之

從軍出精英

像希腊的苏格拉底、阿昔纳斯、梭宝克尔、司诺芬等人，或为哲学家，或为艺术家。他们都曾执干戈卫社稷。在罗马之全盛时代，亦复如此，如凯撒的武功文艺，冠盖一时，人所皆知；又如大诗人荷马，壮年时期还当过布鲁塔斯将军麾下的一名步兵队长。

在英国的诗人中，如乔叟氏，于1369年，从爱德华三世，与法军战于勒通市；吉百合少时，曾投身苏格兰军当过步兵；德维朗与赖不列斯，皆都曾在查理一世座下服过兵役；维塞是一个少校军官；莎士比亚是一名骑兵军官出身。其他诸如画家佛兰西士，曾经是步兵队之士官；地质学家尼资基林，是步兵队长。

西班牙文学昌盛时代，诗人及作家，多数亦曾参加过军籍，诗人罗伯特，原本是一名陆军军人；小说家塞尔邦德，也在陆军服役，曾在巴斯脱战役受伤

，变成残废，他说：“枪弹纵能伤我躯体，但不能伤我的笔杆，而且因此我更自豪。”后来著述等身，名噪一时。又如剧作家卡耳杜伦，辩论家爱耳昔拉这些人，不但各有作品问世，而且他们都是西班牙的军人。

葡萄牙的文学家克门，他的经历遭遇，与西班牙的塞尔邦德如出一辙，最初皆为军人，之后又都成为著名的小说家；两人在战场上，一个失掉左手，一个失去右眼，皆成残废，但他们身后同享大名。

近代举世闻名的哲学家笛卡儿，在1616年之时，投入法国志愿军，屯驻荷兰，隶于巴布里公麾下，身历巴拉克战役，颇著战功，时年仅二十五岁。其他诸如摩哥柏尔，曾授骑兵队长职，后来却以数学名噪于世；马尔斯原是陆军一名前哨鼓手，后以研究光学很负盛名；博物学家马克，壮年时成为军人，后因负伤退役，殚心矢志科学，享博物学家之声誉，其所著作有脊椎动物史，为一般学者所推崇。

在法国的文人中，罗修福克之『格言』一书，得享盛名于世，幼时曾入军籍，历经佛罗里之战，波耳达之役，桑阿脱之战等。鲁易克利尔以著『单元法论』得名，初时在莱茵河畔，参加共和党人军队，后转住炮兵士官，转征意大利时，在军中犹以希腊语著书『火马』，惜原稿被敌兵夺去，未传于世。

其实，在世界各国，由军人出身而成为文学家、艺术家等的例子，真是多不胜数，不胜枚举。即使近代欧美，乃至亚洲的国家，由军人当总统，主掌国家行政者也大不乏人。这种成就，与军

队生活重操练，生活规律与节制，不外乎因受精神上之感化，影响到人格的形成，不无原因，自不待言也。

率直地说，战争是残酷的，也是受世人所诅咒的，任何历经战争之洗礼，城市的焚毁，田园之荒废，生命的损失，家庭因而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尤其是科技愈昌明的时代，将来的战争势必连人类也毁灭殆尽，这也是不敢想像，但却令人可预料到的。但是，战争所带给人类的幸福，亦随此比例而递增，盖因正义之战，在历史上必获胜利，许多英雄豪杰的模范榜样，亦从战争中冒起了头，古今中外，造就了多少类此人物。为历史写下光荣的一页，大家有目共睹。

职是之故，军人效忠于国家，不避任何之艰险，竭尽心智以尽捍卫祖国之责任，是社会上最可贵，最值得尊敬的。

荷马曾说，“为国而死，最为荣幸”。这句话不禁令人热血沸腾，其慷慨豪壮，怎不令人向往，发扬国民的爱国心，也遗留给世人重视职分的崇高观念。

军人的成就，他们不光是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冲锋陷阵，为民族国家的牺牲精神，上述所例举世界各国从前线英雄杀敌，乃至退役或战争结束，从事他们本身的科技或学术研究之成就，同样享誉驰名于世，谁会想到当兵不是一样在人格的陶冶中，造就了多少精英人物，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



那一抹眼神

茅华

我放慢脚步，故意落在后头；他缓缓地回过头来，落寞的眼神，把我整颗心给攫住，我有点歉疚的把视线投向别处，眼尾又偷偷地瞅着他步履蹒跚的背影逐渐远去。我们谁也没道一句“再见”，我暗责自己的无情，为什么嘴巴象拴了螺丝，说不出话来呢？

分手之后，我们再也不曾见面，但他那一抹落寞的眼神，仿佛在缓缓转过头来的一刻就凝住了，在我的脑海中挥不去，或许是歉疚的感情在作怪吧！

半年后，他的尊容竟出现在讣告栏里，无妻儿，停柩于某某殡仪馆，由××治丧委员会处理。谁想到堂堂大学退休教授，晚景竟如些凄凉。眼前又晃动着那令人惻然的眼神，一股歉疚之情又油然而生。

他是我们老板的朋友还是旧同学，至今我仍搞不清，只知他在大学执教。离校后，便出任某机械厂的顾问。由于工作上须要一份机械说明书，以方便生意往来，我们的老板便介绍他将文件拿到公司来打字，职员们因而认识了他。起初，文件是由小林接手的，然而，小林要负责修菲林、画稿、油印……等等一连串的工作，打字工作只能在时间的

缝隙里争取做，进度非常缓慢，这位大学教授有些急了，恰好我打完了学校的试卷，主管陈就将小林完成的工作分配给我。小林乐得松了口气。可是当我一见文件上的繁杂机械构图和模糊的字迹，差点“满天星斗”！

曾听说大学教授金口难开，但他怎会是个大嗓门呢？每回他在楼下与主管陈说话，阁楼上的我们，一听到那别有趣味的湖南口音，就知道他来啦。同事菊有时淘气的学着他的乡音，惹得我们抿着嘴儿笑。幸好，他极少到阁楼来，除非有要事，因为他长得高，常要半躬着身子才进得门来，进来后又担心头撞上天花板，只好赶紧找张椅子坐，弄得有些尴尬，我们说以后不用上来，只要在梯口处喊一喊就行。

他温文尔雅的模样略带粗犷，由于我们都比他矮很多，同他说话不得稍昂起头来。这时你就会瞧见他那深邃的眼神，专注地倾听对方的言谈，仿佛眼睛一眨，就会听漏某段话似的。

他还挺会说应酬话呢！一会赞我字打得快又好，一会又说工作完成后，要请陈、小林和我去酒楼吃一顿，以答谢

彼此间的愉快合作。主管陈在背后说他嘴甜会说话；小林则说谁会这么傻，给人打字还要倒贴一餐。他们都说得有道理，宾主关系最现实，工作完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拍两散，能有什么交情？因此，他的这句话在我们心里激不起半点涟漪。

虽然我已放慢速度，且索性帮他画些简单的机械构图，他校稿仍跟不上打字的速度，但是，工作的完成时限仍比他预期的一年还是早了两个多月，喜悦之情洋溢在他脸上，又旧事重提要宴请我们，言语间象被谱上了音符，有了抑扬顿挫之感，尤其他那对因担心工作无法如期完成，而变得沉郁的眼神，一下放射出焕然的光采。对于他的盛意。我们并不为之所动，认定他，跟多数客户一样满嘴蜜糖，弹得天花乱坠，什么送礼啦，参观其公司啦，都不过哄人开心，当工作完成，诺言早已在九霄云外，人一去不回头，即使路上相逢也当你是陌生人。

果然被测中，他就此一去不复还。顾客嘛都一个样，有什么好说的，更不会记挂他的食言。

年关近在眉睫，工作正忙碌，那天嗓门教授忽然又幽灵般的出现在公司里。我的心不禁一沉，因为工作近尾声时，我做得有点漫不经心，这回惨了，他一定是现在才发现错误，到回公司来改正的吧？但我的疑虑很快就烟消云散，心头落了石。原来他这次来的目的，是要实践他的诺言，这委实令我们感到意外。小姐们竟婆婆妈妈起来，你推我让，不愿领情，他却不管三七二十一，约定星期六中午来接我们三人。

预约的日子终于到来，主管陈推说工作忙，要加班走不开，鼓励我和小林去，小林也佯称家里有事不想去，我当然也没兴致，女孩子家怎敢随便单独赴约。这时，他急了，鼓起三寸不烂之舌不断地游说，见他盛意拳拳，德士又在楼下等候着，我和小林只好勉为其难的应约。

由于是周末，坡底一带总是严重地交通阻塞，我们坐的车子象蜗牛爬行，他却神闲气定，与我们畅谈欧美国家如何处理交通与车祸问题，仿佛此地的交通阻塞不过尔尔，我不禁暗暗佩服他的见多识广。

好不容易车子才来到欧南路的某酒家。

当我们入座后，侍者便递来菜谱，让我们点菜。上面有各种花样百出的食物名称；就不知端来时会是什么样子的，我和小林轻声商议一番，就叫老教授随意点几样小菜就行。老教授在菜单上指指点点，嘴上叽哩咕鲁，侍者一面点头一面记录在本子上，结果端来的是一大盘一大盘的红烧虾、清蒸鱼、咕鲁肉、炒杂菜，还有白饭、炒米粉、以及一大碗汤，我和小林不禁面面相觑，暗暗叫苦，这样多怎吃得？他只举箸品尝一二，就侧坐在那里，象满怀心事地在沉思。那耷拉下的眼皮下隐藏着一对淡淡愁思的眼神。真令人猜不透啊，老教授，您在想什么？

这种无声的场面，令我很不安。不禁想起几年前，我在一间药房工作，那医生几次请我吃中饭，他自己往往不吃，就与这位老教授一个模样，一只手搭在椅背上，侧着身子，默默地猛抽香烟，

一直到我吃完那顿饭。不过，我是很理解他的心情的，他为了母亲与妻子之间的纠纷而烦恼不已，情绪大受打击，后来，他终于摆脱了无休止的痛苦，因病上天堂去了。而老教授现在的心情却并不是我所能理解的，毕竟我们的关系有着隔阂，当然更不知他孑然一身，晚年是何等的寂寞啊！

餐罢。老教授到柜枱结账，付款后就速将单据藏在衣袋里，即使如此，我们仍清楚地见到收银机上显现的字幕：六十八元五角。这一餐太贵了。

这时，他提议到牛车水年货市场溜达溜达。小林大概以为他“得寸进尺”，拒绝了他的要求。这回他倒不勉强我们。

老实说，象他这样一个守信用的老人，我们竟不珍惜这份真挚的感情，应

酬地陪他去逛逛，确实很对不起他。

我搭车的地点，和他去牛车水的方向是一样的。不知是他严肃的神情之故，还是我们都不擅于词令，一句话也说不出，我只好放缓脚步，同他拉成一段距离。在那一刹那间，他缓缓地转过头来瞥了我一眼，落寞的眼神，是责怪我们的无情吧？我愧对地把眼光投向他处，直到那一头灰白的鬓发，越来越远，成了一个小小的句号……

此后他只有那一抹落寞的眼神，给我留下长久的追忆。

★ 一九八九年四月

作者却酬，谨此致谢！

·“清流”题字及
封二作品之作者·

叶兆熊简介

叶兆熊，一九五一年生，号石铁，一九七六年曾任霹雳文艺研究会会长。早年在学生周报和文艺会美术组学习，后来负责美术活动工作。对水彩、书法、水墨画和篆刻都有研究。

其篆刻从汉印入手，稍涉秦小玺，喜爱浙派之尔雅雄美，近年又学李骆公粗豪一路。书法从唐楷入手，经晋帖后又喜赵孟頫，后来得到本邦百体书法家郑一峰先生指点，潜心探索秦汉魏碑及近代书家笔法。

其篆刻和书法作品都被收录在中国出版之“当代书法美术摄影作品集”里。

他平日喜与书友论书，从中领悟书法与人生。业余时也从事书画教学工作。

①
家園，
您為
何變

得荒蕪？

我的家園呵！
您沒有理由荒蕪
我沒有鋤
也有一雙手
沒有犁
也有一雙腳

我不甘心看您荒蕪
看您被蛇鼠毒蝎的盤踞

我要做個垦荒者
喚醒弟兄
別再鬩斗

我們的家園
沒有戰爭、地震和火山
也沒有沙漠和蝗虫

這裡沒有戰爭、地震和火山
也沒有沙漠和蝗虫
家園，您為何變得荒蕪

這裡的土地
吐枚種子
它便能抽根發芽

雨水
輕輕一降
便可匯成清流小溪

果樹開花時
芬芳四溢
稻花結穗
笑得波起浪伏



②
靜
思

夜
有點納悶
若不用一把扇
風絕不會來

酒
似乎太濃
若不倒盅
我會嫌它裝得太少

踱步、遐思

這夜有多漫長
這酒能醉得多久？

童年就在水花里

謝川成

童年是值得书写的题材。童年时的欢乐及游戏，常令年长的人怀念不已。怎样把童年写进诗里呢？方法很多，我们可以从所看到的儿童身上找寻我们已经失落的童年。除此之外，观赏小时候的照片，我们也难免会回想小时候的欢乐日子。诗人余光中及罗门则有另一个方法，他们有一次一齐玩小时候的游戏——拿石片掷水面，回家后不约而同地各写了一首题为《漂水花》的诗：

漂水花

罗门

我们蹲下来
天空与山也蹲下来
看我们用石片
对准海平面
削去半个世纪
一座五十层高的岁月
倒在远去的炮声里
沉下去

六岁的童年
跳着水花来
找到我们
不停地
说石片是鸟翅
不是弹片
要把海与我们
都飞起来
一路飞回去

漂水花

余光中

在清浅的水边俯寻石片
你说，这一块最扁
那撮小胡子下面
绽开了得意的微笑
忽然一弯腰
把它削向水上的童年
害得闪也闪不及的海
连跳了六、七、八跳
你拍手大叫
摇晃未定的风景里
一只白鹭贴水
拍翅而去

这两首诗都运用人格化的技巧。在修辞学里，人格化属于比拟或转化的一种。把原本没有生命的东西转化为有生命的物件就是人格化了。罗门一开始就把天空与山人格化了：“我们蹲下来／天空与山也蹲下来”比拟修辞在这里把眼前的景象写活了。“天空与山也蹲下来”令人误以为它们也参加诗人的游戏，还好，第三句的“看”字限制了天空与山的活动。在第二节，“六岁的童年／跳着水花来／找到我们／不停地／说石片是鸟翅／不是弹片”，诗人把童年人格化。童年不仅能“跳”，还能“找”，还能“说”。童年人格化后的一连串动作使诗的节奏加快，诗人亦借此抒发他

对岁月、青春的一去不复返的兴叹。余光中的着重点不同。他开始时谈谈说来，到了第七句，他才把海人格化，以便躲避石片的攻击。如果没有被人格化，海就不能“连跳了六、七、八跳”了。海的动作带动了整首诗的动作。海闪及跳的动作使“你拍手叫好”，使风景不定，也使白鹭“拍翅而去”。

除了人格化之外，两位诗人也运用对比修辞来强化诗的内涵与感染力。在罗门的诗里，“半个世纪及五十层高的岁月”与“六岁的童年”是强烈的对比。它给读者的暗示可能是这样的：六岁的时候曾玩扔石片游戏，大家都还小，等到这次再玩时，诗人已年过半白了。这

个对比使到诗人对岁月不饶人的感触更加深刻。余光中的诗胜在静和动的对比上。前面五行平淡无味，都是静态语，叙述意味浓。但是，从第六行到诗末，诗人把景写得有声有色，恰好与平淡的首五行构成强烈的对比。读到结束，我们才能体会诗人首五句“平淡说来”的用意。为什么说余诗后面几句写得有声有色呢？周槃先生说得好：“所以说‘有声’，指的是石片与水面撞击的声音，罗门拍手大叫的声音，浪花跳跃的声音，白鹭拍翅的声音等。所以说‘有色’，指的是海的颜色，浪花的颜色，摇晃风景的颜色，白鹭的颜色等。”



兒童詩

爸爸與我

童齡

(一) 看照片

爸爸看相片，
妈妈看相片，
我也看相片。

“噢，你们在做什么？”
我好奇的问。

“我们在结婚。”
爸爸与妈妈一起笑着答。

“真偏心，你们结婚，
为何不带我一起去？”

(二) 三張嘴

“爸爸，
我希望能有三张嘴巴。”

“一个人三张嘴，
岂不成了妖怪？”

“不，有了三张嘴，
我就可以——
一张嘴巴念国语，
一张嘴巴念英语，
一张嘴巴念华语。
绝不会念错语音，
时常惹您生气啰！”

漫漫 长夜

★文征

★

(一)

那天近午，雨沙沙地飘洒着。密密麻麻的雨丝，犹如历尽沧桑老人的白发，在风中飘摇，那么无助萧瑟。

孙美烟撑着小花伞，走了一条又一条的小弄，又围起小伞，走了一条又一条的商店廊道。那一双小脚踩着错乱的步伐，仿佛已经走了太长的路，不胜负荷似的。

小圆伞下的小女孩，脸色显得比天空还要苍白，但是苍白却掩盖不去她的秀气。一套柳眉凤眼，笔挺的鼻梁、玲珑的咀唇，使她在人群中显得格格外突出。虽然只有十三岁，但是因为早熟，加上有满复的心事，使她少了一份稚嫩，多了一份成熟的俏。

走在一条碎石路上，家门已经在望了。但是那双小脚反而更迟疑、踌躇不前，速度也减缓了十倍。这时，她脑海里的录影也趁机播放了出来。

最先播放的影象是刚才学校中华毕业典礼的情形。那个集会，比平时周一的集会肃穆多了。老校长致词时使多少同学戚戚垂泪，仿佛这一次分离就是大家的永别，不流泪无法表示悲哀似的。美烟哭得比任何人还凄凉，扑扑簌簌染了两腮的清泪。

其实，她是借这两腮的清泪来浇自己心中的块垒的。别人离开小学，结果还不是在中学重逢相聚，而她离开学校的门槛，似乎已肯定离开了同学、书本、白衣蓝裙……

昨晚，当她把升学的事告诉母亲时，那个中年妇人冷然说：『升学？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你看，你大姐、二姐，以及楼上的阿姨们，不读书也不是活得好端端的！吃好、穿好、住好。……读那么多书，只不过浪费金钱和时间。小学毕业还不够吗？我和你老豆都是小学毕业，还不是让你们丰衣足食，活得好好的……你看许多人读到九号、十一号，还不是一事无成。所以，你别太不知足，想那么多！毕业后给我留在家里，我可不会亏待你！』

母亲的决定砸碎美烟的憧憬，所以当老校长祝福大家『前途无量』的当儿，她忍不住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不知不觉间还把手中那张毕业证书捏成一团，皱得像她的心。

美烟实在不能了解她的母亲，为什么经济能力充裕却不肯让她们三姐妹升上中学求学，而哥哥去年初级教育文凭落第后，母亲却一定要他留级一年。厚此薄彼，使她心里很不服，所以虽然家门在望，她却没有任何喜悦的感觉。

她把母亲的态度重新研究一番，逐渐有点相信住在她家楼上一个房客的话你是养女而已。

一定是了！不然有那一个母亲不关心儿女的前途的，这样想着，她不觉停下脚步，兀立在绵绵密密的雨中凝望着那座双层的独立式洋楼。

看样子父母亲还相当富有，但是为何要剥夺她升学的权利呢？美烟惘然地想着，只是却找不到一个满意的答案，因此她确定自己只是母亲的『养女』而已。

即使只是养母，她也无法背弃她呀！天地这么大，美烟只有这个家，以及家里的人，所以她尽管伤心、不满，却也只有无奈且无助向家门走去。

没想到会在屋内遇到父亲，美烟无端端哆嗦了一下，仿佛看到一个陌生人在家里出现似的，使她很不自在。父亲很少有回家的时候，她在闹市经营一间不入流的旅店，偶而回家，把她们三姐妹当外人般看待，从来不曾坐下来和她们亲切的谈天，所以她们都不喜欢看他回家。

只是看到了，总不能不理他，於是美烟涩涩地唤了一声：『爸。』

那个坐在沙发上的中年人从喉咙中『唔』一声地答应着，忽然仰起头问：『毕业了，是吗？』

『是的！爸，我想……』美烟抱着一线希望说，但是她的话却被打断了。

『很好！很好！今后留在家里，很多东西要学习。』声调丝毫不带感情。

美烟听他这么说，心都化了灰，黯然回到房里，把脸压在枕上，让眼泪泛滥的流淌，消失在枕内。



(二)

停学闲赋在家里，美烟并没有因此而悠哉闲哉。母亲替她们三姐妹请了一个补习教师，让她们学习英语，又请了舞蹈教师，指导她们跳一些交际舞。

美烟与二姐美娟如坠入五里雾中，不知母亲的用意何在，大姐美艳毕竟年纪较长，猜着一二，但是父母亲已严厉警告她，不能透露一点端倪，所以她倒也三缄其口，把一切真相藏在她多愁善感的心怀中。

母亲也买漂亮的衣服给她们，并且教她们打扮化妆。打扮起来，三姐妹风姿万千，美烟与美娟感到高兴极了，拼命照镜子，看反映在镜片里的漂亮少女。只剩下美艳穿着华服卧在床上，满怀心事的样子。

母亲要她们服食一种白色的药丸，说可以帮助她们发育，使她们身体健康。开始时她们每星期服食一粒，后来每星

期两粒。那药丸的效力的确相当不错，她们三姐妹的身体竟然神奇地窈窕丰满起来。尤其美艳，胸脯尖挺浑圆，走路时一紧一弹，一弹一紧，显得性感眩惑，而引人遐思。只是美艳并不感到自傲，反而忪忪不安，时常暗自垂泪。

有一次美烟碰到美艳噙着泪哭得两只肩膀抖抖的，於是惊诧问她什么原因。美艳几次欲语还休，最后咬咬牙，说：『没什么的……我想到人生不过充满失望！』

美艳才十五岁，竟说出如斯消极的话，使到美烟满头雾水，不能了解她话里的涵意。

美烟偶而也上去楼上，找住在上面的房客闲聊。不多久，她从她们无法保密的咀里探听出，这些平日嘻嘻哈哈，以打牌打发无聊的白昼，夜里打扮得花枝招展出去的女人，原来是出卖肉体的应召女郎。她们招待嫖客的地方就在父亲经营的旅店內，而客人也是母亲或父亲介绍的。

她们每陪一次客人，父亲就抽三十巴仙佣金，怪不得这两夫妇手头那么宽裕。美烟终于恍然大悟，也因此鄙视她们和父母亲的作为。

她现在才知道，为什么这些女人生活糜烂，在家里时穿著暴露，举止风骚，喜欢说一些黄色笑话。

但是，和她们相处久了，美烟却又渐渐见怪不怪，觉得她们的举止言行不再那么碍眼了。

母亲有意无意地把一些色情杂志放置在三姐妹的房中，显然在灌输她们下三滥的思想。美烟看了这些杂志，男欢

女爱的图片，绘声绘影的文字，使她心动加速，有一阵晕眩之感，过后，她还不禁要想入非非。

母亲更进一步，去租借色情录影让她们三姐妹观看。那些活生生、夸张得厉害的镜头，使她们面红耳赤、热血沸腾。美烟实在不明白，母亲为何要这样做。不会所有做母亲的都这样开通吧！

母亲常说：『这世界，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金钱最可贵……』

美烟简直不相信，母亲为了金钱，竟然那么狠心、那么不择手段。

美艳十六岁那年，母亲带她去接客。那晚，母亲替她打扮得妖冶明艳，像二十几岁少女。在浓妆艳抹下，美烟与美娟当然看不出美艳脸上的哀凄和痛楚，她们还以为她和母亲去出席一个盛宴。

美艳翌日清晨归来，眼睛红肿的。那天午饭、晚饭都没出房来吃。美烟看她木木卧在床上，脸色比币还白，而眼光失神，仿佛没有了感觉。

母亲夜里进来猫哭老鼠，说：『第一次当然痛苦一点，以后你习惯了，还有甜头尝哟！』

母亲还慷慨地打赏美艳五十块，但她看也不看，只是无声地流着泪。

看到这一切，美娟和美烟开始理出一点头绪。当那点头绪越来越清晰时，她们心中生出了惶惑和恐慌。她们担心噩运也会降临在她们身上。

她们很想改变一下命运，但是太渺小了，却不由自主由命运摆布。



(三)

三年后，美烟被逼去接客人。

她不依，父亲拳打脚踢，把她折磨得倒地呻吟，伏地哭得声都哑了。结果她只好屈服。

父亲载她到旅店，要她好好侍候客人。父亲带她到房内，把门一锁就把她关在魔窟内。

美烟愣愣的坐在床边，一阵阵透心的冰冷直袭她的背脊，她真想由三楼的窗口一跳了之，但苟且偷生的意识却阻止了她。

她无助地坐在床边打哆嗦，冷汗直淌。当房门打开的刹那，她感到无比的恐惧。

进来的中年人衣冠楚楚，美烟暗自祈望他会懂得怜香惜玉，但是她梦想破灭了。像这种用花花绿绿钞票来买少女的初夜，当然拼了命也要物有所值。

美烟终于惨遭折磨。

她一如猎犬的利爪下恣意摧残的小猎物，只能使劲挣扎。而挣扎却勾起他更狂野的兽性，带给她更深巨的痛楚。

最后，她所有的动作都停顿了，在他所有的动作下以嘶叫来消除她的惊骇、恐惧与痛苦！

那天晚上，那男的要了五次，一次比一次狂野，显然服食了什么春药；而美烟一次比一次痛苦，恨不得能够昏厥过去，躲开这场浩劫！

一切浩劫终让美烟百般艰苦渡过。她受创伤的何止肉体，她的心灵已经千疮百孔。

母亲的安慰、奉承，以及打赏她一百元，都不足弥补美烟的哀痛与愤懑。

以后，她冷漠地接受父母亲的安排，去服侍那些嫖客。美烟三姐妹成为父母的摇钱树，使她们又购了新屋换了新车，生活极尽享受。

现在，美烟开始相信，她们并不是母亲的亲生女儿，不然，她不会对她们这么残酷，无情推她们下火坑的！

美烟也开始明白，她和楼上的房客是完全没有分别的，只不过她比较年轻，有一份青春。

但是，以后当青春消逝，她和她们岂不是同是沦落人，出卖灵魂，出卖肉体，出卖欢笑，也一并出卖了自尊！

或者出于同病相怜的心理，美烟时常上楼去和她们聊天，因此从她们的透露下，得知各人沦落的原因。

李玉梅父亲早逝，母亲晚年患上半身不遂之症，加上弟妹盈门，身为大姐的她只有毅然出卖色相，从此朝朝暮暮历尽沧桑。

另一个叫千红的，由乡下来当工厂女工，认识一个自称经理的青年，夺了红丸，并逼她操卖笑生涯。其实那青年实在是地痞流氓，逼良为娼，以后如水蛭吸血般缠住了她，甩也甩不掉。

还有三位自称是自甘堕落，要赚不必流血挥汗的金钱。美烟就是看不起这三个，她实在不解，会有人为了金钱而甘受凌辱、甘受玩弄。

若自己一如她们是自由身，没有父母亲——确实说应该是监护人的威逼，可不会自愿去当应召女郎，供男人发泄兽欲。美烟不时暗忖。

大姐和二姐都像美烟一样，对现状很不满，尤其美艳，时常告诉美烟说：『妈简直刻薄成性，我们赚的钱全归她的私囊，真太过份了！总有一天，我要离开她，自己出去闯。或许我离开这个圈子，嫁人，过正常的生活。』

美艳的心声简直就是美烟和美娟心里的话。她们固然知道没有『一走了之』那么轻易，但都不因此而绝望！

她们但愿自己会有勇气！



(四)

在美烟三姐妹的心目中，日子的步履竟如斯地缓慢。

她们的生活可以用『水深火热』来形容，至少，她们自身的感受确实如此。

更可悲的是，她们受尽蹂躏侮辱，所获取的金钱，却被另外三人所享用了。这三人是母亲、父亲与哥哥大伟。

大伟已有十九岁，留了一年初中三，挺胸昂首离开校门，也不想找工作，终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

父母亲对他宠爱有加，什么都听他的。所以他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三姐妹与他一比，何止天渊之别，所以她们对他，也不只又妒又羨，还加上不少的怨恨。

父母亲很关怀、重视他，但是他却

持宠妄为，我行我素，什么恶习都染上了。他不但饮酒，而且时常喝得醉醺醺，不是倒在床上就一滩烂泥似的睡死过去，就是胡言乱语，找楼上的房客打情骂俏，占她们的便宜。除了喝酒，他还赌马，输了很多钱，赢了却大吃大喝，简直就把钱当阿堵物。

母亲见他如此，总是苦口婆心劝他，而他把一切好话当耳边风，有时听得心头火起，还着实发了一顿脾气，把房门惊天辟地的关上，不理母亲了。

做母亲的反倒要回头讨好他。

三姐妹心里暗自幸灾乐祸，认为这是母亲的报应，活该有一个克星，叫她倒霉倒霉。

让她们更高兴的是，大伟竟席卷母亲的首饰，骗了几十千，跟一个夜总会里的歌女远走天涯。

『这衰仔，不生性，气死我了！』母亲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嘶嘶索索边哭边骂，看样子是又伤心又生气了。

这妇人呼天抢地顿足捶胸，寻死寻活的，但是三姐妹心中可乐了，一点都不同情她。

父亲回来，知悉这件事，那双眼中便露出凶光，冷冷地说：『让我派人去寻，找到他们，砍毙那个小贱人，大伟那傻小子自然会回来。』

他一下就把责任推给别人，简直卑鄙无耻！三姐妹听到他的野蛮话，心房一阵疙瘩，仿佛他在警告她们似的。

儿子走了，做母亲的消沉了几天，然后却更积极安排三姐妹去接客，要攫取回儿子卷走那笔巨款似的。

怕三姐妹也步儿子后尘，每天紧紧

监视着，好像警探监视嫌犯一样。

但是却阻止不了大姐美艳在一个夜里离开了。

母亲寒着脸咒天骂地，责大姐忘恩负义，早知如此，当初捏死她算了。

『你们可别学她！外头的世界艰难极了，你们别以为轻松呀！我可让你们吃好，住好，穿好，你们可别不知足，结果自讨苦吃，别怨阿妈没对你们说过。』母亲的目光从美烟的脸逡巡到美娟的脸，想看透她们似的！

母亲那副假慈悲的咀脸使两姐妹心里发笑，接着感到极恶心，想顶回咀，但是却默然走开。

父亲气得厉害，像被触怒的豹豺，大发雷霆，咬牙切齿重复说：『不会放过她的！我不会放过她的！她如果能逃出我的手掌，我就不姓孙了。』

父母亲一方面恐吓威胁姐妹两人，一方面又诸多讨好她们，增加她们的零用钱，但是，这无法阻止美娟向往自由的欲望。

一个月后，美娟也离开了孙家。但是，她没有美艳的精明，也没有美艳的幸运，两天后，竟然被父亲的手下给寻着了。不必说，她可吃尽了苦头。美烟再看到她时，她周身淤伤，到处红肿，神智恍恍惚惚，不是痴痴傻笑，就是呜呜恸哭。

美烟当然知道美娟曾经被父亲折磨过，父亲这么狠心，不外向美娟报复之外，还间接向她警告示威。他这种残酷的手段使她心寒战栗，却无法使她打消逃跑的念头。



(五)

美烟过着非人的生活足足有两年光景。因为父母亲监视她严，她逃走的机会成了泡影。

她虽然还不足十八岁，但是太过纵欲，样子比年龄成熟多了。成熟使她妩媚迷人，但美烟却没有喜悦，因为她发觉自己丰满白晰的躯体逐渐失去少女应有的韵致与弹性。像一朵尚未盛开怒放的花儿，被风雨的摧残，渐渐的失去了魅力。况且，她为了麻醉自己，抽烟喝酒，更促使她枯萎得更快。

枯萎更快的是她的脆弱心灵，空有一身青春光泽，一颗心却是衰老、苍白。

过这样的日子，她只感到人生毫无乐趣，生不如死。然而她却不甘愿死，只要有一丝希望，她还不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竟然接到大姐的电话。

『我已经离开了那个龌龊圈子，每次午夜梦回，我总流了一身冷汗，不相信我有那么好的运气。其实，不是我的命运好，而是……而是我去尝试，去改变固有的一切。妹，别对命运屈服，屈服久了，你便没有勇气去改变了！想办法走吧！……我现在多快乐，用劳力换取金钱，过对天地无愧的正常生活，交了许多朋友，不用自卑，不用自暴自弃！』美艳一口气说出她的近况。

『但是，爸妈紧紧监视我，没机会

走呀！二姐走后第二天，被寻回来，被打得半死，神经都出了问题。我想，我这世都走不出这个圈子了！』美烟黯然地说。

『别气馁，妹，你得尝试呀！不尝试你那里知道你不会成功呢？以前，我借助一个客人逃走的，你也可以试试看，这些人里面，有的是会帮助我们的。不过，这可得靠运气，我们无法慧眼识人。』美艳热切地说。

『我会试的！谢谢你，大姐。』

美艳的话给她很大的鼓励，美烟逃走的欲望又复强烈起来。

终于，她在一个潇潇的雨夜，哀求一个嫖客协助她逃走。

这个莫约二十七、八岁的青年满口答应，使到美烟洒着泪不断谢他。但是，他却出卖了她，向父亲通告去。可怜的美烟，那天晚上尝尽了一生不曾尝过的苦头！

父亲拳打脚踢之外，还用烟头灸她的脚底，使她痛得拼命哀号，喊得声嘶力竭。

一切对美烟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挣扎了很久很久，都无法醒觉。

她又过以前那种可怕又可恶的生活，但她没有绝望，她仍然伺机而动！

不久，大伟竟如丧家之犬归来。原来那歌女把他的钱花完后，抛弃他，又与别人走了。他没有钱了，又不想去做工，结果只好回来了。

父母亲竟没有责备他，要他以后别再轻信『女人』，并要他向父亲学习管理旅店。但是大伟安逸惯了，根本无心做事，那里坐得住，还不是终日和猪朋

狗友喝酒寻乐，不然就赌个通宵达旦，生活比以前更糜烂更堕落。

有一次，他借酒行凶，把只有十三岁的小妹给奸污了！小妹哭得声音都沙哑了！而那禽兽不如的家伙，却没有一回事般。

母亲不责备他，使他更加趾高气扬，和楼上的千红打起一番火热，时常厮混一块。

父亲警告他别惹『牛大哥的人』，但是他那里肯听。一回家，便上楼去，溜进千红的房内。一进去就是大半天，外面的人只听到他们打情骂俏、喘息娇呼的声音。

大伟终于种下了祸根。

二个月后，他与千红被人刺毙於旅社中。

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父亲明知是谁干的，但却无可奈何！

一个月后，母亲不知又从那儿买了一男婴一女婴回来，使美烟发觉她的冷血，感觉她的恐怖！

她知道，自己是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下去的。她又再次计划逃走，而这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六)

那一夜，雷雨交加。

美烟的客人是她的常客，所以她装

得很快乐，对他说：『每次在这种没气派的房内，多么乏味。达令，不如我们换换环境，到高级旅店去。』

客人犹疑，大概是不想多付钱。

『房租我付，不过，你得跟孙老板说，这是你的主意。』

『那好！』客人一口答应。

父亲当然不敢拂逆客人的主意，但是也不放心美烟，於是派个手下监视。

美烟找了一间国际旅店，租了一间二楼的房间，又叫了一瓶烈性的白兰地。

入了房，那客人就急不及待要解去美烟的衣服，但是她婉转说：『夜还长，先喝酒调剂调剂，何必急在一时。』

她的媚视烟行当然使客人万分高兴，於是喝了两杯，便不胜酒力了。

美烟再劝酒，但客人怕醉，就是不肯，要她上床。美烟拗不过他，只好依了他。

床上，她当然使出湿身本领，让对方欲仙欲死，而耗尽了精力。精疲力竭，加上酒精发作，客人不久像滩烂泥坍塌倒在床，睡死过去。

美烟看表，是午夜一点，夜深雨正滂沱。

她抖擞精神，拿出偷带来的绳子，缚在窗框，整个人从窗口缒到楼下。这一过程使美烟心惊胆颤，步步为营。她的确幸运，没有人撞见。

落到地上，她用花丛掩护，潜出了旅店范围。然后拔足飞奔，离开那儿。

她知道从大路走，会引人注目，虽

然这时已鲜有人迹。所以，她得沿着海边，走到市区。

她借着星光，在沙滩上狂奔。雨下得更急更狂，仿佛一泻千里的瀑布，只有狂奔才能减少一分寒意。美烟逆着风狂奔一阵，驻足而喘气，再狂奔。

狂风刮起怒浪，挟带吼声，直扑沙滩。呜呜声仿佛大地在悲嚎，使到美烟又恐惧又惶惑，强迫自己勇往向前。

她没有泪，她没有时间忧伤；她没有汗，冷雨湿透了全身的衣服。她的脚底流了血，因为她丢了高跟鞋疾奔的原故。

到市区，她不知该要求什么人帮助她，所以，找去敲一个的士司机的门。幸亏她小时候注意过他，而他也还未搬家。

三百元，他答应马上载她去首都。

抵达首都，晨熹微露，美烟湿透的衣服已经让体温蒸干了。她一刻都不敢停留，马上又搭的士直赴槟岛，来到人生疏的城市，她才松了一口气。

到一间小旅社租了房间，她到处走，征求工作。她问了商行，百货公司，都因为她学识不够，不成功！

走了大半天，终於在一间纺织厂找到了一份工。薪水菲薄，不过她很满意。

她决定过新的生活，她决定把以前的不快忘却！

过新生活了！我终於成为正正当当的少女了！美烟心中乐极了！她抱着乐观的心情看待以后的日子。



(七)

美烟在纺织厂工做了半年，因为生活安定，心情格外愉快，少女的风韵也逐渐恢复了。她本来就是很出色的少女，洗净铅华，更是风情万种。

不多久，她成了工厂内的『公主』。这名衔是同事封的，她虽然口里谦让，心底确也高兴。

她交了许多朋友，同性的、异性的，虽然只是泛泛之交，都使她觉得这世界不乏有温暖。

当然，她的花容月貌，很多男性都很有兴趣。他们并不晓得她的底细，以为她是最可人、最纯洁的天使，所以都对她表示好感。如果他们晓得她曾经是妓女，他们是不是还会倾慕她，把她捧上去当星星呢？

美烟很清楚人的现实，所以对於爱情不敢轻易接受。但是她毕竟是情窦初开的少女，所以对异性的追求，当然不会拒人千里。

厂里的副监督徐保年无止无休地对她表示好感，他的态度是专一的。严肃的，不像一些人只是屈意讨好，使美烟很感动。

此人有一份好工作，长得轩昂倜傥，所以美烟也相当倾心。

有一次，美烟答应他的约会，到极乐寺去蹓跶。徐保年有车，去那里方便极了。美烟重视这个约会，刻意穿了叶

绿色套裙，来衬出她白晰的肤色。

这天风劲，两人拾阶扶栏而上，走到半途，保年来扶持她，两人便自然而然牵起手来。美烟不知怎地，有新鲜的感觉，偷看一下保年，见他一表气质，不禁从心头钟意了他。

在极乐寺里，保年差不多将心掏了出来，恳切对美烟说：『住过来我那儿吧！我深深爱你，不忍看你孤独寂寞。我也是个住，多么孤单寂寞，你来陪我，好吗？好吗？』

美烟犹疑，奇怪他为什么不向她求婚。

『以后，我们再成婚不迟。我可不愿意仓促结婚，那多没有意思。』保年口齿伶俐，不过，这种话在肃穆的寺堂说出来，倒是深深感动了美烟的心。

在雄伟的神像前，保年又说：『让我们长厮守，永远不分开。』态度和声调都很虔诚。

还没有下到山脚，美烟便一口答应了他的要求。

美烟住进了保年的家，虽然名不正言不顺，但形式上她倒很像保年的小妻子。她依旧上班，不过却换了工厂，保年说这样比较好，免得别人以异样的眼光看她。下班后她忙着煮饭、洗衣、打扫，忙得挺像家庭主妇。

夜间，美烟终于能够享受到性爱的快乐了。加上心里散发着一份爱，性爱竟然那么美妙，这是美烟以往无法感受到的。

她感谢上苍，让她远离了罪恶的深渊，让她找到了一个归宿。她觉得很幸福、快乐，她本来应该很满足，但是她

仍在盼望着一天，保年正式和她结婚。她觉得，这样同居并无法使她心灵完全安宁，她总担心保年忽然会离开她，或者，父母亲会忽然出现，把她带走……

美烟的担忧毕竟是有根源的；那个保年虽然口口声声说要与她长厮守，口口声声说会和她结婚，但是美烟一提起婚事，他仿佛被抓到了痛脚，脸色瞬息不变，最后还是那句话：『还早嘛！你还年轻。』

后来，还是保年向她透露的。他无法和美烟结婚，因为他已经有了妻子。

『不过，我爱你，我们这样在一起不也很完美吗？有的人，空有夫妇名份，却无夫妇之实。我们相爱，这样相处可任何一对夫妻更加幸福。默契、美满……』保年温柔地说：『我和妻子已经没有了感情，形式上我和她有夫妇名份，事实上我和你才相爱呐！我不能和她离婚，因为我付不起赡养费……美烟，美烟，你出声呐！』

美烟没有出声，只是簌簌清然掉泪。她心中是迷惘得很，不明白命运总是玩弄她。

她走到天台，感到落寞的悲凉。楼下，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全不属于她。站在十二层楼高的上空，风很劲，仿佛要把她卷走似的。只要她纵身一跳，她便不会再有烦恼，也可以消极地击败了乖蹇的命运。

但是她没有毁灭自己。折翅的苍鹰还能勉强飞翔，她振作精神，当天晚上，就离开了保年。

一个礼拜后，美烟怀着创伤的心，离开槟岛，直奔半岛南端。



(八)

美烟在雪柜装配厂内当装配工友，她的生活又慢慢上了轨道。她的美貌和婀娜依然吸引许多男工友们的青睐，纷纷生出触角，向她约会。

但是她已经历尽沧桑，不再轻易相信别人。她总是以冷漠的神情来推辞别人的约会，以看透世间感情的目光去拒绝别人的殷勤。她不得不拒人千里，因为心灵的创伤，她怕再重蹈覆辙。

她的冷漠只是表面的。她毕竟向往爱情，期望能够获得真正的爱情。来滋润干枯的心房，但是又怕虚情假意，再创伤她脆弱的心。

她守待机缘。

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她和几个工友却恰好坐在他的面前，而他吃完了午饭，一定掏出书来看。

现在他看的是杨青矗的『厂烟下』。

一个工友刚好认识他，调侃地说：『你都快成了博士了。』

『你……说笑了！说笑了！』他急忙阖上书，很窘。

美烟觉得他挺有趣的，不禁『嗤』的一声笑了起来。这种态度使他更窘，忙把书收起来，说：『我先走了，对不起。』

饭后，美烟发觉他已经转移阵地，到工厂后大树下看书。不知是什么念头

逐使她走过去，站在他面前。

他倒吃了一惊，手中的书不知要藏去那儿。

『你真用功』她莞尔说。

『只是看看小说，跟用功扯……扯不上。』他倒会说话。

『你很喜欢看书？我时常见到你看书。』

『没什么嗜好，工余只有看书了。因为这书写得好，所以我舍不得停下来。』他说：『你别笑我。』

结果，他们便这样认识了。交换了姓名，她才知道他叫曾莫错。

莫错！莫错！岂不是不要错，真是特别的名。美烟每次想起他，总觉得自己才应该叫莫错。

第一次与莫错出街，他走得很不自然，怕人撞见似的。结果竟碰到一个工友，使他十分腼腆，好像小学生作弊被发现似的，窘得直向别人解释，他们是在外头碰到的。

『和我在一起，使你很难为情吗？』美烟过后问他。

『不！不！不！我没曾和女人单独相处过。』他抱歉地说：『我……』

美烟相信他的话。工厂内的女工们都戏称他木头人，认为他这一生^不想找到女朋友了。

她们没有想到，他不但认识了美烟，而且还使她对他有了好感。

这莫错永远『鸡立鹤群』，别人衣著发型总追上潮流，而他永远是短短的头，穿着过时的朴素衣服。别人谈麦克杰逊跳啦啦舞唱Beat it看香港连续剧，他一点都不会。他只知道看

书，懂得谈黄春明王拓桦莫泊桑……但是别人却一点都不会。别人工余都去看戏去逛百货公司追电视连续剧，他却去逛书店去翻书去买书，然后回家看书。

美烟和他的交往慢慢频密，时常陪他去逛书店去翻书，然后回去他租的房间看书。

那房间很小，加上满壁的书，就显得更窄小了。但是，惟有在那里，美烟才感到安全、感到温馨。

莫错不会对她存有非份之想。即使他爱她，他表示的方法也是最含蓄的。他关怀她的起居生活，他以为她和他一样，是从乡村出来工作的异乡人，举目无亲，需要人照顾、关心……

以美烟的美丽外貌，要吸引英俊、有高薪的青年才俊并不难，只是她觉得寄望越高，跌得越重，所以只守着莫错。

而莫错，已深深爱着美烟。

★ (九)

看完『半边人』出来，莫错提议去吃宵夜。

他们来到街边面摊，莫错要一碗干捞面，美烟要一碗香辣面汤，各自默默吃着。

忽然，莫错停下筷子，开腔说：『美烟，我们结婚好不好？』

美烟错愕得一顿，还没答话便咳起来，大概是给辣汤呛着了，一直咳个不停。莫错急忙把手帕递过去。

这一打岔，莫错竟没再问，而美烟也一直没回答那问题。

吃完宵夜，美烟提议到海堤走走。

已经半夜了，因明天是假日，所以还有三几对情侣。整个天空缀满了星星，像一张网，想网世间的什么似的。

两人心中不知在盘算什么，只默默地走着，脚步却是慢得很。

还是美烟先开口，『你是真心诚意的？』

莫错愣了愣。

『你向我求婚，是真的？』美烟仿佛要透视他的心。

『可不是！』他却是先紧张起来，『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但是，我的确爱你。我……』

『你了解我多深？』美烟忡忡地问。『你不曾问过我的身世，不曾了解我的过去，而现在，你竟要和我结婚，你不担心我才是真正配不上你的人吗？』

『结婚是为了以后，为了将来，我管过去干什么？美烟，你不曾透露过一丝一毫的过去，一定有不愉快的往事，你既然不告诉我，一定是尽量想忘却。所以，我也不必知道。结婚是瞻望将来，不必往后看呀！』莫错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显然动了真情。

『万一你发现我不是好对象……』美烟欲言又止。

『我不相信我会刻意去发现。既使发现了，也不会妨碍我们的感情的！不会的！以后的相处才是最重要，以前的种种，你不曾过问我，我又何必去过问你呢？』

『你真的要娶我？』美烟怔怔地问。

莫错拼命点头说：『请你考虑。』

美烟觑了他一眼说：『不用了，我就答应你。』

莫错的反应很炽烈，把她紧紧搂住了，重重吻她。

他们沉醉在激情里，感动得互助拥抱着。

『夜了，回去吧！』后来，是美烟开口说话的，『明天，我们才商量我们的婚事。』

『我今夜会失眠。』莫错讪讪地笑。

他们轻快地走着，心里充满了幸福、喜悦、欢欣……但是一切美好的气氛却一声吆喝给击碎，烟飞云散了。

在黯淡的灯光下，美烟却一眼看出是父亲和两个爪牙。她浑身一阵哆嗦，一游寒气沿着脊椎猛窜，麻得她几乎瘫痪。

父亲竟然冤魂不散，看来他来势汹汹，美烟知道这次是恶运难逃了。

『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莫错对他们问道。

父亲不理他，只凶巴巴瞅着美烟，冷冷地说：『你终于逃不出我老子的手掌，乖乖随我回去，不然，哼……』

两个爪牙已露出了锋利的挫刀和短刃。

『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莫错响亮地问。

『小子，这不关你的事！要命的话，快走，不然……』父亲粗声粗气的说。

『她是我的……我的未婚妻，你们凭什么要带她走？莫错理直气壮，美烟却已恐惧地直打颤。

『小子，告诉你，她是我的女儿。』父亲说。

『不是！我不是！是他要逼我回去，回去做妓女。』美烟歇斯底里地说。她知道，她的未来完了，好像这漫漫的长夜

永远黑暗，永远消逝不去！

她没有选择，必须和父亲回去，以免连累了莫错。为了让他死心，她对他说：『你走吧！事到如今，我不得向你承认，我当过妓女，后来逃了出来。不过我已经不再清白了，你忘了我吧！我现在必须离开你了，你走吧！』

美烟推推他，示意他离开。但是莫错却沉着地说：『你答应，你刚答应要嫁给我，是吗？』

『是！然而这是没有意义的！』

莫错说：『只要你是我的未婚妻，我就不能让你走！』

父亲等得不耐烦，寒着脸说：『小子，你胡说什么？不快走杀死你。』

『我们都不走。』莫错大声地回答，『你们走！』

父亲气极败坏，一挥手，两个爪牙持着利器便冲上去，攻击莫错。

恐惧使美烟失声尖叫，她以为莫错就将倒毙於血泊中，而她又得回去过着黑暗的日子。

但是莫错并没有倒下，他那健壮敏捷的身体躲一闪，逃过两人的攻击，然一转身，一脚就猛力踢向一个爪牙的小腹，使他痛得怪叫，蹲在地上爬不起来。

另一个见状心虚，但骑虎难下，只好持短刀攻上去。莫错也轻易闪过，一拳两拳击在他脸上和腹部。那人一哼，只向后退，胆怯了。

父亲脸上露出惊恐和诧异的神色，却是不敢上前。半晌，他咬牙切齿警告莫错：『小子，你等着瞧吧！』

三个人狼狈溜了。

莫错上前挽着美烟，关怀地问：『你没事吧？』

『没事。』她抹着眼泪说：『幸亏你的身手不错。』

『我少年时候练功夫，练了七八年，没想到竟派上用场。』

『但是，这些人不会就此罢休的！你别为了我惹下祸根。你还是别再和我来往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你答应要嫁给我呀！』莫错紧张地问：『难道你反悔了？』

『你真……』

『别说了！一句话，我和你结婚。以前你曾经做过什么，我不会计较！』莫错肯定地说：『你别看轻自己，再说，我明白你是被逼的！我不是说过吗，结婚是为了以后的日子，以前，我们不必管它。』

『但是，他们不会放过我的！』美烟还是忧心忡忡。

『我们离开这儿，回到乡下去。』莫错说：『穷乡僻壤是没有人会认识你的。只怕你不愿过那种平淡艰苦的生活。』

『还有什么生活比我以前的生活更艰苦呢？』美烟依在他怀中说：『我们回去吧！明天就离开这里。』

两人手携着手走向归程。星空下，夜色墨黑色，两人的脚步却是一致的、稳健的……

夜正深沉，不过漫漫的长夜终需要过去的。

★（1990年四月重修）

螢 (外一首)

漁火是海上的螢
星星是天上的螢
詩是我心中的螢
它悄悄起飛
載着我的夢境
綠莹莹

它飛上阡陌分明的方格
辟自己的路徑
靈感是一閃一閃的燈籠
導它前行



獻給父親之靈

一株病柳高高翹望
遙向唐山的方向

風塵斷折中年
炎方有啼血的杜鵑

遠方的岸
伫立望夫石

歲月枯去憶念
又被清明雨洒翠

陟岵瞻望
紙錢是遞不到的帀

作者簡介：蔡和協，福建晉江人，
中醫師。診余檣藻，詩
作散見國內外報刊。

談寫作

阿碧

小方吾友：

读来信，知悉你写起文章来常辞不达意，总是不能得心应手。纵使有很好很有意思的构思写出来也变成平淡无味。因此，你非常羡慕那些有名的作家，奇怪他们为何能写出行云流水般的文章？你自认看的书并不算少，怎就没有这等功夫？

你且听我讲一则小故事：话说从前有一个国王，得知某个画家很会画画，便嘱咐他画一只老鹰。过了半年，画家仍交不出作品来。国王不耐烦了，跑到画室去找画家，发现里头尽是老鹰各部份的画像——有老鹰的脚，老鹰的头，老鹰的躯体……。画家看见国王驾临，即时挥就一幅老鹰的画像，画像栩栩如生，俨然一只雄赳赳的老鹰。国王看了，生气地问道：“你既然能在片刻间画好一幅画，为什么让我等那么久呢？”画家回答：“这就是我半年努力绘画的成果，倘若没有平时不断的练习，我肯定画不出如此生动的老鹰。”

写作亦是这般，如果平时不关心社会，不留心观察四周，不充实自己，纵使读破万卷书，行过万里路也是等于零！书读得多读得杂，并不意味着就能写出好文章。看书，是一门大学问，唯有懂得怎样看书的人，才能把所有所读

化为己有。不然，随读随忘或囫圇吞枣，也是白白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

在现今样样讲求效率的社会里，我们应该做到在最短的时间内吸收到书内的精华。一本好书不妨一读再读，无谓的书则不读为妙。免得徒劳无益。

尽阅读而不动手写，是永远成不了好文章的。就如学游泳，假若你只站在池旁边观望，抑或读几篇有关“怎样游泳”的文章，那你将永远是只旱鸭子，只有望水兴叹吧了！跳下水去泡一泡，喝几口水，你才能学会游。写作也是同样的道理。

当然，光写不看，也是一大忌。试想，不吃东西怎有气力工作？其实，看和写是相辅并进的，缺一不可，唯有不间断地阅读、参考和习写，文章才能进步。

牵劝你一句话：凡事别想一蹴而就。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写文章和求学问一样，根本没有捷径可走，多阅读、多观察、多思考、多习写，便是秘诀。祝
学习愉快！

阿 碧

12.3.90晚
草于雨城

缘

张嘉伟

在缥缈的宇宙里，我们相识一场，算是有缘。在你陷入困苦中，他的出现，替你解了围，也算是有缘。

缘是无法明言，也不需要解释的，在冥冥中，就好像有一股力量在操作着似的。

我们常听人说：『人与人之间就存着缘。』当我们和某些人相遇的，有时会很热情相待。但是，往往有些时候一见面就觉得对方很碍眼，也不爱和他搭讪，正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这就是缘。

缘份是凭着我们自己的直觉而感受到的。

为什么在拥挤的人群中，我偏偏会看上你呢？

为什么在这么多朋友中，却只有你我惺惺相惜？

为什么我在文学上投下了浓厚的兴趣？

为什么……

我想在这之间，只有『缘』，才能作较贴切的回答。

有时我们不知不觉透露出一句：『让一切事物随缘。』也就是说对某些事情不要太执着、太强求。

有人在年轻时积极的追求生活上的理想，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可是当他踏入中年、老年，内心的欲望较淡时，他的一些渴望却实现、来临了。也许这是早年的努力，挟带着一些幸运。时间的消逝，却使他轻轻叹息，就让它随意发展好了。

很多时候，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别人找不到的东西，你却偏偏轻易的到手。可能别人付出的代价和气力不比你少，但是东西最后还是落入你手中。

无论如何，缘都深深的汇入你我的生活中，但愿有一天你我有缘能碰在一起。

春花

只一个月
撒下的种子
已满株红花

花虽娇艳
谁把它摘下
瞬间就枯萎

株身水绿茎中空
长不出年轮
艳阳下鞠躬

李龍

5—9—89

生命之旅千变万化，阴晴圆缺难预期，机缘善恶也不一。

喜遇善缘端得是福，当善加珍惜感恩；若遭逢逆缘则成师友，应耐心从中吸取训诫。

倘若为了惧怕逆缘伤害而选走另一条自以为安全顺达的捷径，那么，这捷径只能带给他一定的成就，却无法协助他抵达康庄大道，去体悟真正的生存真谛，原因是生活典范已受到恐惧感所牵制，改革与创新的勇气已消磨，那还有啥意志去求突破。

如果因三几次失败的阅历或经验，便否定前程的灿烂，不敢再尝试去努力或去争取，成功永远如梦如幻，遥不可及！

须知我们多么辛苦才换得人身，去踏上生命之旅。人生的种种得失成败顺逆福祸只不过是生命的考验与点缀，但让生活更富姿采。有什么理由只拒苦纳乐，只强求成功，排斥失败的训育？既然生活幅面如斯广阔，我们何必将之压缩，使更多的美好远颺在外？

寄身红尘，饱尝忧患，历遍坎坷，甜酸苦辣已习以为常；但我不麻木，不绝望，相反的我越战越猛，越活越神气。生命於我无比珍贵，生活於我无限丰富充实。我怎可以被苦难剥夺我享受生活琼浆的权利！

别人误解，诸多刁难，我把这股冲击力化为改进自己品学的动力，当然我会很难过，但我不怨恨，因此，我会把步伐放得更稳健有力。

他人自私的迫害，助长我抗争的勇气。

在旁人冷眼或白眼中，我依然昂首

洒脱人生 任我求

※掠空云

在生活与学习大道上奔驰，向有光有善有美一方挺进。

在一度贫困压迫中，我心甘情愿节衣缩食，依然把父母生活费汇上。

在病痛折腾时，我安心地大睡特睡，万缘放下等无常驾临，不然就照样听歌、看电视、看书与整理文稿。病痛奈何不了我这顽石！

再说失败，我根本不当一回事。须知有些失败并非真失败，有时成功也并非幸福。因此，我认为要快活地过日子，应该讲求一情专注的去努力，利用应有的权利去认真争取。努力是生存长线，成败只是线上一点；放弃努力则成败皆化为乌有，生活长线再也无法延续！

也有人如此说过：“如果我害怕失败，受不了失败的苦痛，我绝无勇气去

争取应有的权益。倘若我有权力去争取却自动放弃权利，我才是个未战先败的真弱者，该看轻自己，活该一辈子暗无天日！”

认识生活本质，是苦乐成败得失交替的，同时理解生命的价值，是那么的丰富多姿采与崇高，怎能不采取洒脱的乐观态度！

正如我，在必要或高兴时，会向友人诉说个人生活故事、感受与人生观。

尽管有些友人会起了惊诧，但不会对自己有所伤害，因为我根本不担心他人如何看待我。他若轻视我，由他；若要加油加醋，四处宣扬，也由他，反正我依然尊荣地、傲然地活着，在良心上，我无负父母，无违民族尊严，从不蓄意去伤害生灵，我何惧之有！？对方的刀枪、剑、戟又岂能阻挠勇敢迈向真善美的灵魂！

另一方面，我把伤心不平吐诉后，对方若愿意分担苦痛、助我把不快忘却，在道义上，他应该如此，因为好友应该分甘共苦。正如我极乐意与朋友共承哀愁，尽力化为他生命的无形支柱。我何必去过意不去。我该庆幸自己交了一位有同情心与富正义感的朋友。可是，我绝不会将对方的同情当作粮食、填饱生活饥肠。在文明世界中忍饥受饿挨苦撑难的还是自己，去征服横逆、向丑恶展开恶斗的仍是靠自己的才、智、德！

总一句话，他人的一切意见与看待仅供自己借镜或参考，否决权仍由自己操纵。

我们既不活在他人光采中，也不活在他人阴影下。我们作为生活的主人，成败、幸祸、苦乐一切有形与无形的事物都是生命陪衬品；活着，便该无怨无悔、自在洒脱地奋斗着！



都門組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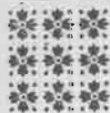
楓華

天橋

一场手术之后
那条绕道的新血管
只须一个
凌空的超越
便通畅了
都门 这经常患上阻塞的
心脏

十五碑

原来十五碑的夜
是那么轻脆的
一觉醒来
已连同那黄秀歌厅的
玻璃大门
将红灯绿酒
在晨风中
砸了一地



(附记：去岁参加“文学节”，夜宿兴安会馆。晨起走到街头，见某黄秀歌厅大门玻璃，碎了一地。)

別無選擇



默默推开久闭的窗子
探看阴雨不停的天色
而我别无选择
在孤独的山林里
只能静听凄冷的雨声
如何像忧鬱的泪水
从屋檐边滴落
然后迅速没入乱草中
没有铿锵的余音
只是沉沉的颤抖著
仿佛一张萧瑟的琴
弦都松脱了
再也托挑不出动心的曲调
纵有喑哑的歌吟
又怎敌得住险韵的风号
想故人行远
又是山高又是水长
奔走茫荡荡的天涯
蓬草也似的张惶
必会原谅我的固执
执著於守住一方天地
天是自家的天
尽管寒云蔽日
地是自家的地
即使丛草荒蛮
而我别无选择
像一粒落地的种籽
不是新生便是死亡

作者简介：

吴明兴，台中市人，现任诗荟社社长，
《葡萄园诗刊》主编，曼陀罗现代诗学
研究会副会长，世界华文诗人协会会员，
曾获诗奖，并著有诗集。

/ 吳明興

守候 (外二首)

孟沙

是风就让风起誓吧
是雨就让雨作证吧
当大地雨过天青
我或许赶得及
约会远天的彩霞

今天是多少日子的组合
今天 风暴已酝酿成形
漩涡 未曾令我晕头转向

如果是真
就让真的现形吧
在风絮满山的夜晚
我守候在凄冷的险滩

(8 · 10 · 84)

透明之夜

灯丽
书亮
一颗颗坦荡荡
辉明的胸襟
事事悬起
他是古人
也是贴身的知己
在通往诗的路上
心和心
自由穿梭

(13 · 8 · 87)

時間

时间是无价之宝吗？
那个女人
她的青春
论分论秒标价
到了晚年
你像流泻满地的
月光
拖着她的影子
守一个长长的黑夜

(6 · 9 · 87)



玫瑰。

我爱玫瑰，虽然它有刺。

爱它的芳香、它的艳红，但『不喜欢』它很快就凋谢、枯萎。其实不该说『不喜欢』，而是看到朵朵美好的花枯了，伤感的心情油然而生。

以前家后园种有一棵玫瑰。每当开花时母亲必会把花儿剪下，纵然只有一支，母亲还是送给我。而我爱插在瓶中，放置在书桌上，伴我在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时分埋首苦读。

不知怎的，后来玫瑰树枯死了。

好久没嗅到玫瑰的芳香了。有点怀念。

而最近，从你的诗中重觅它的『芳踪』，也嗅到了它所散发的香气。

我的心，又温暖起来。

玫瑰，对我来说，是一种温馨的感觉。

系禾

玫瑰

勒当岛

去
来

苍浪客

早已听闻吉兰丹、丁加奴的沿海边隅有许多小岛。这些小岛的海水清澈如镜，美丽的游鱼在水晶宫似的珊瑚礁丛里悠然自得都在水镜中浮现眼底，是弄潮儿、是喜欢海的人纵情欢乐的好地方。近年来，这些浮现在南中国海的岛屿，竟变成了越南人投奔怒海梦寐寻觅的落足处；经过一番惊涛骇浪的折腾，安全脱离怒海，停泊在其中一个海岛，而又幸运被分配到比洞岛暂时落足，他们已经可以谢天谢地！

海岛速写

我们坐了一晚的夜车，从老远的吉隆坡赶来；在晨光熹微中，在丁加奴河的一个拍浪渡头，我们坐上渔船改装的

客船，便启航奔向海口。河风细浪和着客船的『摩多』声，从丁加奴河游弋到河口也不过瞬息时间，顺着丁加奴的海岸线，我们航向南中国海。湛蓝的海，还有点迷蒙的远空，有几粒星一眨又一眨地，似乎都不想马上隐去，有几块浓黑的云朵胶贴着东边角落一动也不动，要看日出海抛球的景象，看情形是没有眼福。刚才还顺着海岸线的楼房屋宇，青山绿树，椰林海滩，一忽儿已经被抛到后头。这一片蓝色的海还算是风平浪静，越行越远，我们已把丁加奴河口远远抛在船后，不知道已航行了多少海涅。我们要去的勒当岛(Pulau Redang)是在瓜拉丁加奴北面五十公里外，航程时间约需四个小时。

吹着海风，看着客船拨开微波起伏的海水，开出一道水路『嘟嘟』的在波光动荡闪烁中的海面直驰前方。忽然在我视线的右方，有两个像馒头的海岛出现，船夫还没说完一个叫大鲨岛，另一个是小鲨鱼岛；在它们右边的海面上又出现一个圆碌碌的头，弓起长长的身躯，活像一个怪物的岛。船夫说那就是比洞岛了。我在船舷上看比洞岛(Pulau Bedong)，只见它的头与那段弓着的身躯相隔有一段水程。这个石块堆砌的海岛便是越南船民暂时栖身地。绿岛背后连绵起伏的一片蓝蓝丘岭，孤零零地耸立着，再远处已被苍茫的烟气遮断了，那里就是我们要靠岸的勒当岛(Pulau Redang)。

当我们的船游弋过比洞岛的海域时，

那船夫又指着横在它面前的绿色矮青丛遮盖下的红土小岛说，那是大红蚂蚁岛，在它前面的是小红蚂蚁。我仔细端详，果然觉得那个小岛的前端的确像一个抬起头来似乎在探视前路的红蚂蚁的头。船夫指着不断地在海上涌现的岛屿说，这是柑蔗尾，那是五指岛，另一端又是什么火炭岛，还有一个叫槟榔岛，真是令我目不暇给，我顺着他手势点名的岛，它们的形状的确如他所说，那叫火炭岛的红红一块像火炭，那个五指岛，就像一个捏紧的拳头，……。这些小岛的岛名都是在这带海域捕鱼的渔人所取的，他们在海上寻找鱼汛，他们在茫茫大海中劳作，这些小岛都是他们的休憩地或是避风港。给这些小岛命名，他们并没有苦心孤诣的去多用头脑，只看它与什么东西相似就作命名，在浩瀚的南中国海，这些小岛都是他们的涅程标志。

勒当风光

谈笑间，我们已经来到勒当岛的海域。前面海滩上的椰树在迎风招展，像摊开双臂的热情主人欢迎我们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背后那一脉青山在阳光照射下也含情脉脉的，船下的碧绿海水清澈见底深情一片，更是惹人动情，啊，这就是勒当岛了！

我们一上船，那位导游小姐已说，因为勒当岛岸边水浅，船是不能靠岸停泊，所以游客自己要游水上岸，不懂游

泳的可坐小艇登岸。我们已在船上换了泳裤，船抛锚停锭，还是摇摇摆摆，波光闪烁的水面太诱惑，游客已一个个急不及待扑通扑通的跳进水里！这时阳光很烈，也没有人顾忌阳光烧炙皮肤；先在水里泡个痛快，那才是我所欲也！

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行李用小艇运到岸上。我游到岸上，发现沙细如粉，岸上疏落的椰树婆娑，还有三两棵松树摇曳，就是一片荒芜矮青林，我们就是要在这一片扎营逍遥三天两夜。工作人员把一包包的营帐、工具分给我们，然后营长便与他的助手就地示范扎营的方法。我有生以来头一遭自己扎营露宿海滩，那的确是一种新经验。各人在海滩选了自己喜欢的地点，先把前后两根铁支树立稳当，把小铁支折折叠叠，各就各位，拉上营幕，一个现成的营帐便树立起来，前后也没花多少时间。

立起营帐，把带来的行李丢进帐里，大家集合在稀疏松林下的大伞底下吃中餐。休息一会，重新集合，营长分给我们 Snorkel（有通气管与咬嘴的面罩的浮水面具）。他与另外一个指导员把我们分成两组，先教我们怎样戴 snorkel，怎样使用咬嘴，怎样把水从通气管里吹出来，讲述完毕，便在海滩浅水处让我们就地实验；把身躯浮在水面，把套上 snorkel 的脸伏在水面上，训练自己能否灵活使用这工具。Snorkeling 的确是一种很有趣的浮水运动，不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戴上 snorkel 伏在水面上观看海底景物，先决条件是会游泳，懂得游泳的人

都能习惯闭紧鼻子用口吸气，snorkel 的咬嘴与通气管便是帮助口吸气呼气的工具。如果不能用嘴呼气吸气，水气侵入面罩，阻碍视线，在运转不灵的情形下，嘴里吞下一两口海水也就免不了。

在浅海练习过后，各人便上船，让船把我们载到深海有美丽珊瑚礁，有美丽游鱼出没的地点。船停泊在海上，队员未跃进海里前，指导员吩咐（也是硬性规定）为了照顾个人的安全，每个人身上都必需套上或带上一个充气的车轮内胎。跳下海里，有个浮水的内胎伴身，心里有安全感；浮游水上，把带上 snorkel 的脸贴在海面上，望向海底里的世界，看见美丽的珊瑚礁，还有美丽的游鱼的悠游自在。海底珊瑚礁、鱼群，虽是大同小异，但是有些美丽的珊瑚礁直像水晶宫，珠光宝气，玲珑剔透，真羡慕那些鱼群竟生活在这么一个美仑美奂的海底世界里。当然这不过是一种想像，其实在美丽的水晶宫世界里也无时无刻不发生弱肉强食的惨剧，大鱼吃小鱼，小鱼逃窜，大鱼追逐；一片翻海覆浪追逐残杀便一直在上演。我们伏在海面上看见的海底世界是一片祥和，游鱼悠闲地在美丽珊瑚礁丛游来游去，它们也未发觉在它们头顶上有庞然巨物在偷窥它们。在海面上游泳，在海面看海底世界，海底珊瑚礁在看你，你在看海底珊瑚礁，真是两看都不生厌，浮水倦了，坐在船舷，远眺在傍晚暮霭中孤零零地耸立着的海岛，岛上荒野里的林木被苍茫的烟气遮断了！



我们住宿的勒当岛还是一个荒岛，食用水就地取用，从土里抽出的水与盐水没有差别，不过，海泳回来，还是要拿一两桶这样的咸水，聊当醍醐灌顶，冲洗头颅身躯。在空旷的海边，在海风的吹刮下，穿着海泳回来湿透的单衣泳裤，也不会感到冷。欢乐不知时光过，我们海泳回来，那些出海钓鱼的一群也回来了，他们是大有所获，看来今晚还有烧鱼这道菜。

海岛的夜来得快，抬头望天，那些不耐烦等天黑的星星已在天边眨眼。等到夜幕四合，天空变成星辰密聚的世界，整个海岛的上空布满星斗，一粒粒钻石似的镶嵌在那海连天、天连海的宇宙中。看星，数星，探寻自己熟悉的星辰，那真是一件令人意兴风发的快事。在海风吹拂下，在海潮拂打声中，在星光闪烁中，钻入那小小的帐篷里，躺下来，日来嬉游太疲倦，一下子便进入了梦乡。午夜在闷热中醒来，灯光映照的松树下，有人声有音乐声传来，原来还有三三两两不甘寂寞长夜苦短的年轻人或在嬉笑或在唱歌或在踢腿起舞。我掀开帐幕，独自在潮水拂打的海岸漫步，听海潮，看星空，岛上的夜也不算静，配上天上密密麻麻的星，却使我这个午夜醒来的过客也不感到寂寞，仔细探视美丽的星天，也发觉到星星都不爱离群，他们的簇拥一起，有的相互深情凝视，有的两粒成双，有的依偎把臂，有的三个一排，有的几粒一堆构成美丽的图案，有的连

成几何图样：三角、四边、梯形、菱形，不一而足，把整个天空点缀得缤纷灿烂，珠光宝气。抬头望向中天，那银河也迷迷茫茫，由无数小星组成的河发出像金项链的闪闪光芒，那牛郎织女却是隔河默然相望，他们要等到七夕才能相聚。我在海岛看见那些小光点散布点染的银河奇景，实在是一种意外收获，在吉隆坡的夜空，我还没看过闪闪光芒的银河！转来看东方天际的那颗太白金星，在吉隆坡看它是很亮的星，可是在海岛的上空，它的光芒好像也不特别光亮。根据马来民间传说，这颗星原本是一个甘榜里美丽的女郎，她情有独钟爱上了情郎，据说为了要过好日子便只身到远方去，临行前答应有了个好落脚处，便回来接她过去。爱郎一去音讯全无，真是杳如黄鹤，海阔鱼沉何处寻；她却专情如一，誓志要等爱郎归。这时有许多男子不断地向她追求，她却掉头不顾，众男子也不能奈她何！爱郎一去无踪迹，她也鬱积成疾，一病不起，临终前发下誓言，要变成一颗亮闪闪的星！挂在天际最显眼的一角，她要探视人间觅爱郎，她也希望爱郎在纷扰人间有一夜抬头望天发现她，只要他对她还是情深一片，她就要还阳投胎变回女儿身，与爱郎厮守过一生！可是，她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所以，她也就年年月月，日日夜夜，驻立在那显眼的东方天际，焦急的盼望着等待着有一天终能发现爱郎的踪迹。我望着这颗东方的星，再看看岛上夜空的亮晶晶的星群，我想她的爱郎早已被另一颗闪亮的星迷住了，他那里还看得见



东方那颗痴痴在等待的星。看天空的牛郎织女，虽然隔了一条银河，还能互相痴望，到底两相厮守，比起她来真是幸福多了！

马来渔村

第二天早上等到阳光射进小帐篷时，什么睡意都被赶走。离开炙热的帐篷，去洗个海浴，去漫步，去吃早餐。然后又带着 snorkel，带着充气内胎，游水到船上去。来时船夫指说的五指岛、槟榔岛，我们都有机会一亲芳泽。早上船停在五指岛临近，我们就在附近浮水看海底游鱼和珊瑚礁。午后吃过午餐，重新出海，先绕到岛的另一边去看看那个傍水而建的马来渔村。这个渔村就像吉胆岛（Pulau Ketam）的渔村用木枝或树干或木板把屋子把通道架起在海上；唯一不同处，是吉胆岛的屋子下通道下沼泽处都是积满垃圾，这个马来渔村的屋子下通道下却是清澈见底的水，只见游鱼游来游去。刚好碰上渔民庆祝开斋节，他们没有出海，做生意的也没开店，他们穿上新衣，妇女坐在一堆，大概是闲活家常；男仕坐在另一边，或卧或坐，大概是叙述海上风险多，小孩子也不过是从这一端跑去另一端，从这一处踱到另一处，放爆竹点烟花他们都

没有这样的经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像平常捕鱼劳作似的平平静静的渡过开斋节。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应酬似的嘻开个脸向一些抬起头来的渔夫渔妇说声 Selamat Hari Raya，他们也绽开个笑脸回应。这里真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海上建起的渔村，只有学校和一个小回教堂是建在海角一隅的陆地上。学校的范围不见有学生，触目所及竟是三两成群的绵羊，或躺或在觅食，对我这个过客也发生了奇趣无穷。拍了一些照片，我们离开渔村，又便启航去槟榔岛，在那里浮水看海底水晶宫世界。

回到勒当岛，已是日暮西斜，大家都有点意兴阑珊，没有兴致在海滩追逐嬉戏，只想洗个澡，可是，那些咸水淋在身上，也不会有通体舒畅之感，将就一点，随便淋了两三桶，换上乾衣服，等着吃晚餐。

不在意地抬头看天，却意外发现那松树顶上出现上弦月，像一道细细的眉，昨晚是农历初二海岛上还看不见月，今晚初三上弦娥眉月终于出现松梢头。一粒粒的星在这海岛上空也纷纷地涌现，那密密麻麻，闪闪发亮的星，在夜的海岛，在海潮澎湃声中的海岛，在海风吹刮的海岛，使人仿若身在水晶宫，天和海连成一线，天和地也连成一道，天和海和地已浑然一体，是天上还是在人间，是在海上还是在水晶宫，这时已不能仔细分辨。在人间，看见这么多的星高挂天空，那一撇娥眉月，真的是黯淡无光。天上星多，月不明，证明众多的星星一齐发出即使是微弱的光芒，也能盖过一

个月发出的光芒；地上人多，心不平，如果世上真的做到老有所养，幼有庇护，年轻力壮者付出劳力获得酬劳，地上根本不会有人多心不平的现象发生。今夜看见的星光，查究起来也不知经过多少个光年，今夜我适逢其会刚好看见它的光芒流射在这海岛上。

饱餐过后，再吹一下海风，已经要打盹了，钻进帐篷睡大觉。躺在铺着一块布的细沙上，听着外面哗啦哗啦海涛冲击声，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午夜梦回，还是醒来，钻出帐幕看星星，娥眉月已不见，今夜是在海岛渡宿的最后一夜，明天便要启航回归。多看一眼满天的星斗，积存在记忆的箱里，以后回味岛上的夜，也可当作陈年佳酿，慢慢回味，慢慢浅斟细酌。

越南船民上岸

重新钻进帐幕去睡，好梦方酣，忽然传来阵阵凄厉的救命声，我从梦中惊醒，侧耳细听，一声声是从右边的海滨传来。钻出营帐，在黑暗中看见有两三个营友拿着手电筒向着呼救的方向走。教人要紧，脚步也加快了。先到的营友的几支手电筒照射下，只见海潮滚动，烟雾迷濛的海里有好些人涉水走到岸上来，在微弱的光线下，看他们蓬头垢面，

依稀一身湿淋淋，走到岸上，瑟缩一堆，嘴里叽哩咕噜，话语听来很熟悉，在那些有关越战的电影里越南人的话语是印象犹新，我们当下就明白，他们又是一批刚从怒海飘来的越南船民。他们有的拖男携女，有的孤单寡人。他们一上岸，都聚拢起来，他们衣衫不整，眼露惶惑，也不知道他们把我们当作什么。营友里有人高声的说：Any body can speak English? 有人会讲华语吗？双管齐下马上有效，有一高瘦的中年汉子用生硬的华语说：我们是越南人，请问这里是比洞岛吗？有了共同通语的桥梁，马上也就可以沟通了。营友里已经有人七嘴八舌的跟那会讲华语的越南人谈起话来了。他说他们已在海上飘流了几天几夜了。有营友已叫他们集中在离开海水的沙滩上，看他们湿淋淋的不断发抖打战，营友们都自动地在沙滩检拾一些木头枯枝，你检一支，他拉一根，一下子就堆成一个木堆，这时营长已受通知，他马上吩咐营友回去通知厨子烧开水，准备拿些吃剩的东西给他们充饥。那个木堆已生了火，熊熊的火发出的热和光很自然便把这群难民靠拢在火堆周围；那个会讲华语的难民也在营友的询问声中滔滔地讲述他们的经历。原来他们是在农历廿九日夜出发，今天是初四早晨，算起来是四天五夜。他说他们已有多天没有吃喝了。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离开越南，他说在那里他们没有前途！我转头看在这迷濛海里飘浮的木船，那船比起载我们到岛上的客船还小，我们的船只坐17个人，他们的这只木船竟挤上26个男

女大小。我想这样的木船没有在南中国海的风浪里沉没，他们实在是大幸，航行中他们没遇上残忍没人性的海盗，他们真是祖宗积德，要拜天谢地了！如今又能飘到这个勒当岛，他们已经不知修来几世福，在火光下看这26个人，小孩子在大人怀里瑟缩，妇女们拥在一堆，光棍一身的男仕神态自若，已经知道脱离险境，求生有路，大可放心了！真是『昨夜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今朝试卷孤蓬看，依旧青山绿树多。』

他们喝了热开水，吃过了白面包，身体都有了热力，也显得活跃起来。我们看他们湿漉漉的，也没有一件乾衣服更换，也不知谁建议，不如捐赠一些陈旧衣服给他们，结果是一呼百应，每个人都自愿捐出一两件衣服，这26个人也每个人有了一身乾衣服了。

我从那个会讲华语的陈姓越南难民口中知道他们这二十六人，有的是带了家眷来，有的是抛妻弃子孤身一人，有的离开父母兄弟姐妹孤身独闯，真是一句一泪！为了能够在船上挤个位，便要奉献一千美元；典当借贷也要筹到这笔活命钱。债务自己不能还，便留给仍留在越南的亲人慢慢摊还；他们出走意志坚决，家里有人能走一个，就是有一个走出一条生路，所以只能羁留在越南的，也宁愿自己受苦，想办法筹钱让自己的亲人逃出生天。

他们逃来我们的海域，落脚处就是找比洞岛，所以他们湿淋淋一上岸便问到了比洞岛吗？比洞岛似乎是他们眼中的天堂，比起那个支离破碎的祖国越南，

比洞岛是一个有希望的地方。从这个有希望的岛，他们都希望渡到一个有前途的地方。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可是家已经没法子活了，就是出门在外困难重重，也要冒这个险，吃这个苦，他们心境的凄苦，真是谁能了解，通常我们说那些铤而走险的人，只有烂命一条，把命都豁出去了，世间还有什么可怕的；海里有风浪，会沉船，会饥饿；海里有海盗，会被杀会被葬身海底，他们都无顾忌，他们只想找一个能让他们活命、生存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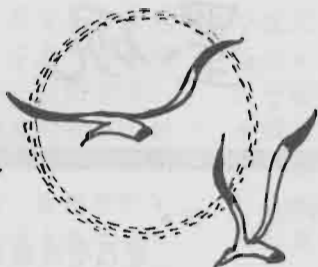
『海上往来人，单爱比洞岛；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比洞岛在越南船民眼里是天堂，他们会羁留在比洞岛多久的问题，并不握在他们手上，三年两年，一年半载，却要看他们的造化，我看他们也理不了这么多，只要能离开越南，又能逃到响往的比洞岛，他们已经很开心。

我们替他们搭了一个临时帐篷，供应了他们吃和喝的。大家也就各自回去自己的营帐。

早上醒来，再去一看，已是人去营空，原来海上巡逻的水警已把他们载走了。

我们在岛上露营已经完毕，终于乘上载我们来的客船踏上归途。

振翅



寫在王濤“漁人的晚餐”出版前

看你展翅冲进霞光中
潇洒又充溢自信
强劲的双翼
驮着激情驮着傲骨
一拍紧接一拍
恰似连招铁拳
击得寒流怕怕响

渔乡啊依旧山苍苍海洋洋
你禀赋山的性格
誓要堂堂正正的耸立
远看近看都是一抹异彩
你禀赋海的内涵
誓要浩浩荡荡的猛掬
扬起瑰丽绝伦的浪花

你把诗深植在大地
坚持与惜根的弟兄
迎同样的风雨
挥同样的血汗
坚持以最美的立姿
鞭挞丑恶虚伪和不平
讴歌真善美

天定河两岸灯火荧荧
你是点灯者（注）
无畏无私无怨无悔的奉献
倾授青少年如何传薪
如何粉刷我们的天空
用踏实稳健的步伐
壮大笔兵的行列

紫萝羚

（注：王涛是曼绒青少年文友会会长）。

久违了，墨砚！

■ 明夷 ■

儿子的书法班老师吩咐要买墨和砚，这对我真是一个难题。

笔、墨、纸、砚自古以来被称为『文房四宝』，是读书人必备的书写工具。可是随着时代的演变，四宝之中，除了纸重要性仍在外，其他三宝久已接近淘汰，处于苟延残喘的可怜地步。可不是吗？笔，指的原是毛笔，现在谁还用这容易弄脏手和纸张的东西来写字，只有书法家和水墨画家对毛笔情有独钟吧了。不过，毛笔的际遇还算不坏，托中小学的大小楷书法之赐，它依然可以在市场上买得到，不像墨和砚，早就在坊间绝迹啦。

在记忆中，五十年代前期的学生，还有使用墨砚的经验，许多人还记得：那乌黑的墨锭上的『五百斤油』四个字。至于砚呢，我们用的该是洋灰或树胶制造的劣货，墨乾得很快，石制的该不会落到小学生手中，更遑论那海内外闻名的『端砚』。仿佛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墨汁逐渐流行，墨与砚便和中小學生告别，从此在市场上失去踪影。

虽然明知墨和砚已踏破铁蹄无觅处，我还是硬着头皮到镇上的几间文具店探问，老板听到居然有人要买这些『珍稀品种』，大感诧异，连连摇头之际，不忘睜大双眼看着这顾客神经有无问题。

在镇上碰了钉后，听到亲友因事到城市去，我总不忘记托他们代购墨砚。或许他们去错了地点，每一次都空手而

归。

自己小时候曾经用过墨砚，可能还藏在老家吧？乘着还乡之便，我翻箱倒篋找了半天，结果一无所获，什么时候抛弃的呢，却总无法追忆得起。

妻舅们当年也用过这玩意儿，于是去岳家搜寻一番，翻出许多旧课本，就是找不到这两件『古董』！

儿子催得更急了，因为书法班上的同学，不知从那里陆陆续续都弄到了墨和砚，只有他仍旧用墨汁，感到对不起指导老师。

没有办法中，我把买墨砚的希望，寄托在流动性的书展。在我居住的小镇，每年约有四五次书展，我确实在那儿见过久违了的墨和砚，虽然并非每个书展都有文具出售。已经有三四月未举行书展了，我预算过令爱书人雀跃的日子该为期不远了吧？

书展似乎与我作对，偏偏久久不来，气煞！气煞！

不久前因为有事，到某市一趟，总算解决了购置墨砚的烦恼。

在一间专卖中国货品的商店中，墨和砚赫然在焉。种类虽然不算多，却足够我这穷措大挑选了。

看看标价，大的砚一个要二十多块钱，最低廉的也要八元，这年头要提倡『国粹』或风雅，没钱可不行啊。大概是前年吧，报纸上刊登澳门赌王何鸿燊，以二十多万元人民币，买了一个三尺多

长的巨型砚台！我因儿子需要，掏腰包买一个八块钱的货色，虽不是什么『端砚』或『歙砚』，更不是『云脑冻』、『胭脂晕』的极品，但倒真的是石头制造的。

墨，有的是庞然大物，高约半呎，阔两三吋，雕刻上『曹素功』等字样。我知道曹素功、程君房、方于鲁和胡开文等都是古代制墨名家，当代的产品遂以之命名，这么大的一挺墨，价钱不菲，给儿子用，更有『杀鸡用牛刀』之感。孩提时代的『五百斤油』，找不到了，墨谱上不见记载，当属下品。啊，有『

千秋光』墨呢，每挺只售三元，便买了下来。『千秋光』古墨取名是源自『垂以千秋，用光宝石』的赞语，我明白三块钱买不到古墨的。

墨砚买回来，儿女们都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除了练习书法的那一位。一挺乌黑的『千秋光』，更引起大家的好奇心，摸了又摸。我乘他们兴趣正浓，便示范如何磨墨和蘸墨。老实说，我自己也分辨不出油烟墨为何较松烟墨为优，不会欣赏乌黑的墨色含有浓淡和光泽的变化，只凭嗅觉知悉，亲手磨出来的墨，没有罐装墨汁的扑鼻臭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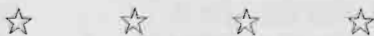


清流

在遥远的山谷中，
流着一条涓涓淙淙的清流。
它，流过田野，林间，乡村及草原。
在找寻它的理想！



这，不是一则美丽的神话，
更不是古老的传说！
它，只是一条清清的流水，
发出『淙淙』的声响，
唱着美丽动听的歌！



啊！清流！一条追寻理想的流水啊！
撞击在大石上的浪花，隐藏着人生的启示！
日流夜流，永不停息，永不终止！
把美好，信心，勇气带给世人。
啊！清流！但愿，你永远潺流在我们的心田！

晓翔

《钥匙与水田芥》

(加) John Metcalf 著

温祥英译



大卫聚精会神地以拇指的指尖，缓慢地嵌入膝头上的肥疵之下。他小心翼翼地把疵的边沿揭起，细细地玩味着那既刺激又疼痛的感受，当疵撕离肌肉。他的钓竿支撑在另一只脚上，而他的眼角正好瞥视到那浮梁的一抹朦胧的红色。他开始试探疵皮的中心。

『钓到鱼吗？』他的身后忽然传来问声。

受了惊吓，他的拇指一跳，把疵撕脱，鲜红的血珠就涌入陷凹里。太阳破云而出，把草地扫得更青绿，使血珠如戒指沟缘那般闪亮。

『钓到鱼吗？』老人再说一次。大卫扭转身体仰视他。他没有穿制服，也没有戴徽章。再者，他年纪太老，不可能是个副司法官。除非他是俱乐部会员——他们也有权告发你。同时拗断你的钓竿。

大卫的视线瞬向河堤，瞬向那条桥，瞬向那严峻的白色告示牌。『我只是钓鲮，』他说。『用海钩。』

『狡猾的家伙，鲮，』老人说。『很难钓到。』

『我还没有钓到一条，』大卫说，希望老人没有注意到河岸上鲮留下的灰色黏液，以及弄污的鱼篮。

老人开始坐下来。因这种努力而粗糙地喘息着，他把身躯降落，直至跪下，

然后，以双手支持着身体，他费力地伸出一只脚，再伸出另一只脚，如果子酱瓶中挣扎着死去的昆虫。他苦恼的呼吸逐渐平息下来，成为喉咙间的呢喃。大卫的信心大增，因为他知道，等老人挣扎起身，他可能已跑到临近桥上。

老人从亚麻布夹克的上袋中取出一条蓝色丝绸手巾，轻拍额头。『千真万确，是呵！』他说。『极端狡猾的家伙。』他把草帽脱下，以蓝色的手巾磨擦秃头。

『它们讨人厌，』大卫说。『俱乐部会员都不喜欢钓到它们。』

『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因为它们把钩整支吞掉，你就拿不出来了，』大卫说。

『你弄伤了膝头，』老人说。血珠已变得太大，倾跌下来，滴流下膝头，流向袜子头。

『哦，那没什么，』大卫说。『只是疵。』

『是的，』老人沉思地说。『天气多好。美丽的天空——美丽的下午云朵。』

他们静静地坐着，视线越过河的流水。靠近远岸，在浅水中，在挤骨木灌木丛阴下，巨大的斜齿鲷和竹柏鱼正在晒太阳，时不时浮上来，以鼻头圈出圆圆柔软的涟漪。

『你知道那样子的云叫什么吗？』

老人忽然间问。『我的意思是，正确的名字。』

『不知道，』大卫说。

『哪，正确的名字是积云。积云。你自己说说看。』

『积云，』大卫说。

『很好！你不会忘记，会吗？答应我你不会忘记。』有一阵子的沉默，当老人从铁盒中取出眼镜戴上。然后，他从内袋中取出一支自来水笔和一本小黑簿子，说：『但是男孩子都会忘记。否认是没有用的——男孩子都善忘。因此我把它写下来。』他从黑簿子撕下一页，工整地写下『积云（云）』。

当大卫把纸张放入衫袋里，他望过去。老人正凝注着河水，眼色中有种含混不清，有种心不在焉。大卫注视了他一会儿，然后转回他的浮标，看着流水分开，绕道游过，在一种持续的慌张中，他尝试追随那穗形的尼龙线，看到深处，另加一线绑住的锤，再后是转动着扭曲着的蚯蚓。

『每天傍晚，』老人说，缓慢地，自说自听地。『当天色开始昏暗，牛群会下来这里喝水。当夜幕刚刚合拢。』

『在上流，它们把河岸都踏崩了，』大卫说。

『我看着它们越过草地，』老人说，仿佛没有听到大卫的话。『我从我的窗口看到它们。』

老人的声音逐渐逝在寂静中，但忽然，毫无预兆地，他开始大声地打嗝——拖长的、滚雷的，毫不费力的嗝，而他看起来竟毫不自知。大卫望向别处。为了遮掩他的尴尬，他开始收转他的钓线，而棘齿轮的哗喇响似乎惊醒了老人。

他探手入夹克内，拉出一个大而扁的表。‘克叻’一声，表盖弹开。『你以前曾看过这样的表吗？』他问。『这样美丽的表？』他把它托在掌心中递过去。

『你知道这样的表叫什么吗？』

『不知道，』大卫说。『我从来没有看过。』

『它们叫猎人。而这样的号数叫罗马号数。』

当老人数出表石上的数字，大卫注视着老人的手。斑驳的肌肉浮肿，肥胖的蓝色静脉，如山峡地突起在皮肤之下。取表时，他设法不要碰到那只握住它的手。

『表上所说是几点了？』老人问。

『四点半，』大卫说。

『那么，我们该喝茶了，』老人说。『而你必须来，跟我一起喝茶。』

『谢谢你，』大卫说。『但我必须回家。』

『但茶已预备好了，』老人说，说着就开始挣扎起身。『茶已准备好了。桥对过的屋子——在有个大花园的屋子里。』

『但我必须走了，』大卫说。『我母亲会生气的，如果我迟了。』

『胡说，』老人大声地说。『全然不确实。』

『真的。我必须……』

『我们不会呆得太久，』老人说。『你喜欢我的表，喜欢吗？你真的喜欢我的表？』

『噢，喜欢。』

『哪，那么一言为定了。而且，』老人说。『我有许多宝物在我家里。』他生气地盯视着大卫。『如果你拒绝，

你就是个没教养的孩子。』

『唉……』大卫说。『我真的不能呆太久。』

『你有上学吗？』老人忽然问。

『园景小学，』大卫说。

『好，』老人说。『我也上学，当我还是小孩时。』



当大卫把钩干一节一节地滑入布袋中，老人抓住他的手臂，说：『你可以把表袋在袋中，直至我们到达桥上。或者握在手里。随你喜欢。』然后再次停止大卫的动作。『而这种表叫做……』

『猎人，』大卫说。

老人把手放松，说：『很好！非常好！要时常留心。要时常累积事实。』他看来非常满意，而当他们走在河旁的小径，向桥上走去，他在喉咙中做出小小的轻笑声。

他的呼吸，因为桥的斜度，又开始短速辛苦。老人把手搁在花园的栅门上，休息了几秒钟。然后，他把门推开，说：『爽快点，男孩。爽快点。到处都是覆盆子的新枝，正如我告诉你的。』

大卫跟着老人走过小径进入凉快的大厅。开始时，因为强烈的太阳光，他眼花撩乱，拌跤在大厅置物台黑黑的体积上。

『把你的东西搁在这里，』老人说。『我们就直挤进去喝茶。』

大卫把渔袋丢在门后，把钩干架在伞架中。老人先行走下走廊，引他进入客厅。

客厅很长，尽头虽然有法国窗，依

然黝暗。客厅通风不良，嗅起来像他的老祖母。

客厅中间伫立着一张桌子，铺上青色的厚毛呢，但茶却铺在一张小小的牌桌上，在客厅的另一端，在法国窗之前。

书架排列在所有的墙上，书籍从天花板滚到地上。地上也盖满一堆堆的书与纸——包皮的旧书、发霉与发出潮湿与尘埃的味道，以及危危欲跌的变黄的国家地理杂志。

一张巨大的镜子，他所见过的最大的镜子，比理发店里的镜子还要大，伫立在壁炉上。壁炉是雕刻而成的，金黄色，两头都有金黄色的雕塑。

大卫盯视了又盯视，但他的视线总回到壁炉前的狮子。

『你喜欢它吗？』老人问。『它是个标本。』

『哦，喜欢！』大卫惊叹。『我可以摸摸吗？』

『我时常猜想，』老人说。『触摸它是否是好口味。』

『它从哪里来？』

『哦，非洲。毫无疑问的，非洲。它们全都是，你该知道。』

『我认为它了不起，』大卫说。

『那末，你就呆在这里，让我去煮开水，』老人说。门一旦关上，大卫就走去把手插入狮子怒吼的口中，以指尖抚摸那染尘的眼球。当他听到老人的脚步声在走廊中蹒跚传来，他离开狮子，佯装看书。

『你要糖吗？』老人问。当他们围着牌桌，在法国窗前。

『不，谢谢你，』大卫说。『牛奶就可以了。』

『不？非常有趣！非常有趣。在我的经验中，男孩子通常都喜欢甜品。可悲的嗜好，当然。年青与无知。』

他从桌面上递过茶杯，严厉地说：『口味必须经过训练的。』大卫不知该说什么，而因为老人正町视着他，唯有望向别处，同时移动碟子上的茶匙。老人把银壶放下，在笔记簿中写着：『嗜好甜品是无修养的爱好。』他把笔记从桌上递过，说：『事实，呃？事实。』他再次在喉咙中轻笑。

『而现在，』他继续——但再次停下，当他看见大卫正望出窗外，望到果园去。『你一切就绪吗？我们有黑面包全麦。切得薄薄。以及康华尔牛油，』他以手指记录着所说的每一件。『掺新鲜的水田芥吃。你认为这会合你心水吗？』

『合，非常合。谢谢你，』大卫礼貌地说。

『但那并不是单单品味的问题，你明白，』老人说，以眼睛钉住大卫。他慢慢的摇头。『毫不简单。』

『什么不简单？』大卫问。

『毫不简单。品味，是，我承认你是对的，』老人说。『但还有质地呢？唔？唔？还有洞识呢？』

『什么不简单？』大卫再次问。

老人不胜其烦，以舌头喀嗒作响。『爽快一点，男孩！』他从桌上怒视。『你的注意力不够严格。应该时常专心在意。』他在牌桌上俯前，举起手指。『观察！』他说。『观察桌布。棉布？唉呀，不是！爱尔兰亚麻布。而这个，』他的指尖缓慢地抚摸着碗的浮刻面。『滑德福特玻璃——卓越。你看到它的颜色吗？水芹的青色以及如钻石的水滴？』

卓越。这是铅的含量问题，你明白。你真的明白，是吗？你了解我正在告诉你什么吗？』

『唉……请问，』大卫说。『什么是质地？』

而老人再次取出笔记簿和自来水笔。

当茶喝完了，老人以亚麻布桌巾抹嘴，热切地说：『呃？你认为你已准备就绪了吗？你要看它们吗？』

『请，』大卫说。『我非常要看。』

老人拉住窗旁粗糙、有流苏的绳子，缓缓地关上红天鹅绒窗帘。『我们不要别人窥视，』他低语。

『但外面没有人，』大卫说。老人正紧张地擦着青色厚毛呢，看来没有听到。红天鹅绒窗帘放下，客厅更为通风不良、燥热与窒息，仿佛空气本身沉厚与火红。而在闷热的黑暗中，那只狮子失去它的颜色，变成黑黑的形体，针尖似的光线从它尘封的眸子射出。当大卫越过客厅走到桌前，他看到自己在镜子神秘的深邃中移动。

『爽快一点，男孩，』老人不耐烦地说。『我们从黄色的盒子开始。哪。在桌子下。』



老人揭开盒子的盖，取出三只皮袋。他们就像海盗书中的图画。当他把它们搁在青毛呢上，它们叮当琅琅响。缓慢地，当大卫凝注着，非常缓慢地，年老的指头在绳结上颤抖，而忽然老人把第一个袋倾倒，把钥匙散满桌面。

数有百计的钥匙——长而生锈的钥匙，扁钥匙，绑有小圆号数的钥匙，圈

在一起的钥匙，这里那里闪闪新的那鲁钥匙，为钟上链的钥匙，为玩具上链的钥匙。老人的手指贪婪地在它们之间玩弄，铺展它们，把大与小的分开。

『怎样？』忽然他说，抬头上望。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大卫说。

『很少人见过，』老人说。『很少人见过。』他的眸子转回桌子上，而他移动一两支钥匙，仿佛它们并不在自己的地位上。然后，似乎记起自身的礼貌，他说：『你可以摸它们。我不介意。』

大卫捡起数支钥匙，检视它们，他的手因铁锈而变红。他把它们丢回桌上，无意识地以指尖玩弄着。

『不是这样的！』老人忽然叱责。『要正正确确。把它们堆在一起，然后弄散。如果你要玩，就玩得正正确确。』

他拉开另两袋的绳子，而瀑布似地倒下河流似的钥匙到桌面上。空气泪泳着红锈。大卫大声的打喷嚏，而老人说：『注意！』

他把钥匙耙在一起，成为一大堆，把双手深深的掘在里面。当双手被埋住，他停下，眸子闪着紧绷的刺激，他的呼吸大声与浅短。他仰望大卫，双眼扩张。『现在！』他大喊，双手挥向上空。

钥匙雨降，在客厅中哗啦啦响，碰在镜石上啧啧响，弄破牌桌上的一只杯子，拍打包皮的书籍，哗啦哗啦地跌在地板上。一支小钥匙打在大卫的额头上。老人依旧曲在桌上，仿佛那种刺激已使他筋疲力倦。寂静加深。

忽然，一支降落在炉枱上边沿的钥匙，失去了平衡而跌落，在炉床的瓦片上哗啦大响。老人依然不动。大卫逐渐

不安地移动着身体的重量，向静寂开口：『我想我现在该回家了。我母亲正等着我。』

老人没有任何已听到的表示。大卫再说一次：『我现在必须走了。』在沉寂的客厅中，他的话声听来死板与笨拙。

老人把自己从桌上推起，嘴角刻着急燥的深痕。在老人凶狠的瞅视下，大卫开始脸红。『到现在我还不能决定，你是个怎样的孩子，』老人缓慢地说，没有把视线从大卫的脸上移开。

『有时我认为你是个有教养的男孩，有时我又以为你是没有礼貌的男孩。』他停顿。『这使人心情不定。』大卫低头，玩弄衬衫上的一粒钮扣。

『抬起另一箱钥匙，』老人忽然说。

『但我必须回家，』大卫说。

『全然不确实，』老人说。

『我真的必须回家。』

『说谎！』老人大喊。『你说谎。你说骗话。』他捶着桌面，以致钥匙跳跃。『我绝不会忍受说谎。』

『请问，』大卫说。『我可以把窗帘打开吗？』

『我正开始怀疑，』老人说得缓慢。『你并不是真正的喜欢我的钥匙。我正开始想，我看错了你。』

『请听我说。真心的。我必须回家。』大卫因绝望而豁出去，声音高扬，因惧怕老人的忿怒而紧绷着。

『那就算了，』老人简短地说。『但你是个没有教养的男孩，一点都不领情。我要你知道这个事实。』他伸手入夹克中，翻领因而留下褐色的锈痕，取出笔记簿而在里面书写。他从桌面上传递过那纸张。大卫读：『你一点都不领

情。』

老人掉头，呈现他沉静与被触怒的项背。大卫不知该怎么办。犹疑不决地，他说：『我真的喜欢那些钥匙。我真的喜欢。也喜欢狮子。我也感激你请我喝茶。』

『现在你就要走了，是吗？』老人问，没有转过身来。

『是的，我必须，』大卫说。

『那多可惜，因为我不给很多人看。』老人说。

『看什么？』

『费时不多，一晌吧了，』老人说，转过身来。『但你太匆忙了。』

『那是什么？』

『你能为我自出两分钟吗？你能否忍受我那么久？』忽然他干笑。『当然你要忍受。』他说。『来，去坐在那边的长凳上，我这就去拿来给你看。』

『我现在可以开窗帘吗？』大卫问。『我不……我是说，关起来非常闷热。』

『别动它！不。你不能！』老人急切地说。他正挣扎着从书架中取出什么。他过来站在大卫之上，然后俯低，让大卫看他手中的黑皮盒。客厅中如此密不通风，以致呼吸都辛苦。而当老人距离他得这么近，大卫开始意识到强烈的尿味。他尝试移开。

几近虔诚地，老人打开那皮盒，而躺卧在红丝绸衬垫上，是一粒小灰球。他俩无声地注视着它。

『哪！』老人叹息。『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不知道，』大卫说。

『猜呵！猜呵！』老人怂恿。

『我不知道，』大卫说。

『试试。』

『弹珠？』

『弹珠！』老人大喊。『我为什么要把弹珠收藏在皮中！当然不是弹珠！那是我所听到过的最最愚蠢的答案。』

『对不起，』大卫说，再次因老人虎视眈眈的脸孔中的怒意而惧怕。

『你是个极端愚蠢的男孩子。无头脑的男孩子。笨男孩。』他大力碰关皮盒。『笨蛋！傻瓜！』老人大喊。

『我现在要回家了，』大卫说，开始从长凳上站起。老人把他推回去。『弹珠！』他咕哝。

『请……』大卫说。

『是子弹！』老人大叫。『来福枪子弹。』

『我刚才不知道，』大卫说。他尝试再次站起，但被一张偶用的桌子和老人挤迫的身形包围住。客厅中微弱的光线似乎退入黑暗中，大卫的喉咙既干又痛。

『这粒子弹，』老人说。『是从我腿中割取出来的，在一八九九年。一八九九年十二月。挤下来，我想你会告诉我你根本没有听过波尔（Boer）战争！』

大卫没有开口，而老人黑色的形体庞然地逼迫着他。

『你听过波尔战争吗？』

大卫开始哭。

『听过吗？』

『我要回家，』大卫说，话声既细小又犹疑不定。

『全然不确实，』老人说。『我不会忍受说谎者。你告诉我你有上学，然而你却声言没有听过波尔战争。』他抓

住大卫的肩膀。『为什么？为什么要骗我？』

『请放手，』大卫说。『我没有说谎。请放开我。』

『噢，算了，』老人说。『也许你没有。但停止哭泣。哭泣使我激怒。哪。你可以摸摸子弹。』他开了盖，把皮盒递过去。『没有什么好哭的。』

『我要回家，』大卫呼吸艰难，唏唏嘘。』

『我知道！』老人家说。『我知道你喜欢什么。我让你看我的腿。子弹击碎骨骼，你知道。你会喜欢这个，是吗？』

『不喜欢，』大卫说。

『你会的，当然。』

老人更移近长凳，俯前在大卫之上，以手提起，缓慢地提起他的腿，直到脚

板竭在座垫上。陈腐的尿味在寂静的空气中非常强烈。他缓慢地拉起裤脚，一寸一寸地拉起。他的小腿苍白无毛。肉深陷、缝结、皱叠、靠近中心的凹陷、一片闪亮、铅色的白与紫。

『如果你用力压，』老人说，『它就一直沉下去。』

大卫退缩着、欲远离那白色的腿。老人俯身抓住大卫的手。『给我你的手指，』他说。

大卫把手扯脱，踢翻咖啡桌，滚落长凳。开头时，因恐慌，他把开钮转错方向。当他逃离那弄暗的客厅，他听到老人正在说：『我想教你。我想教你。但你並不领情。』

★ 5 / 5 - 6 / 5 译完

John Metcalf 简介：

出生于英国的 Carlisle, Metcalf 在 1961 年移居加拿大。他早年在伦敦附近的 Beckenham 受教育，然后上 Bristol 大学，1960 年考取文学士学位。他目前在蒙特利尔的莱约拉大学教书。他已婚，育有一女。

到目前为止（1971 年）Metcalf 已发表了二十多篇小说，通常刊登在 Prism, West Coast Review 和 The Tamarack Review，有些则在加拿大广播电台扩出。他以『河口』一篇赢取西安大略大学的校长奖状，作品也被收入两个合集中——现在加拿大小说（1966 年）——两篇；以及『新加拿大作品』（1969 年）——四篇。他的

短篇集『卖家娘的女人』，最近才出版。

Metcalf 是位有天份的作家。他的文字使人受骗地简单；他的场景夺目鲜明，因为他擅于选择和描绘恰当的细节，以及创造真实可靠的气氛。他亦能同样轻易地创造出活生生的人物，尤其善对描绘孩子与笨拙的成人之间的对立，或天真面对热吓性的经验。不管他小说中要表现的题旨与象征是什么，Metcalf 最初时、以及连贯性的注意力，是集中在小说中的人物。他的人物开始时是人，结束时仍是人。他的叙述中的戏剧行动是正确的，紧扣着心理上的活动。再者，Metcalf 懂得如何说故事。



蝠言

神妙翼手
聊充钥匙
助人类
开启科研门户
造雷达
扫瞄、测距准不误

更为泯去
鸟、兽的世仇

甘心
负重忍辱
巧谋
和平萌各族

到头来
竟遭教典忘祖
烹我成
老饕嘴中的猎物
终尔
遭恨千古

余本
善飞之哺乳
只缘
形貌似鼠
引起了
无辜的厌恶

洞穴内
昼眠夜出
专寻
蚊纳果腹
且将些
害虫灭除

虽则是
眼细近乎瞎
却从未
乱碰壁子
回音定位
有声波照路

《新加坡》方然

一九九〇年五月底

1. Gadis Kecil

Penyair: Usman Awang
Penterjemah: Chang Yong Sin

Tubuh itu mengingatkan daku
sebatang pinang di desa sepi
kurus dan tinggi
ketika ribut besar
pohon sekitarnya rebah terkapar
dan pohon pinang tegak menanti
sinar matahari pagi

Demikianlah gadis kecil itu
kurus seperti sebatang pinang
bertahun berulang-alik melalui
penjara kawat duri menemui
ayahnya yang bertahun pula sendiri
menentang tiap penderitaan
tabah dan beriman.

Gadis kecil itu mengagumkan daku
tenang dan senyuman yang agung,
dengan sopan menolak pemberianku
"saya tak perlu wang, pak cik,
cukuplah kertas dan buku".

Usianya terlalu muda
Jiwanya didewasakan oleh pengaiaman
tidak semua orang mencapai kekuatan demikian
ketabahan yang unik, mempesonakan
Bila aku menyatakan simpati dan dukaku
rasa pilu terhadapnya
sekali lagi dia tersenyum dan berkata:
"jangan sedih, Pak cik, tabahkan hati
banyak anak-anak seperti saya di dunia ini."

Aku jadi terpaku
dia, si gadis kecil itu pula mententeramkan
mengawal ombak emosiku
jangan sedih melihat derita pahitnya.
Alangkah malunya hati seorang lelaki dewasa

yang mahu membela manusia derita terpenjara
menerima nasihat supaya tabah dan berani,
dari anak penghuni penjara itu sendiri?

Sepuluh anak seperti dia
akan mengnapuskan erti seribu penjara.

1976

小女孩

乌士曼·阿旺诗
曾荣盛译

她的身 使我想起
荒村里瘦削而高的
槟榔树
狂风暴雨来临时
周围的树木倒下了
槟榔树却屹立着
盼望晨曦

她年纪轻轻
阅历把她的思想磨练成熟
这不是常人具有的力量
坚毅而出众
当我对她表示同情怜悯
流露出我的伤感
她却又微笑地说：

“叔叔，别难过，鼓起勇气
世上有许多孩子像我一样。”

那位瘦削如槟榔树的
小女孩
多年来进进出出
穿过铁丝网围起的牢门
去探望她的
父亲——
一位矢志不移
多年来反抗压迫的人。

我木然
她却那么冷静
劝我抑制情感的波澜
不必为她的苦难叹息。
为欲保护被囚禁的受难者
却被这位囚徒的孩子
劝告要坚强勇敢
使我这成人怎能不愧然？

那小女孩使我佩服
她冷静而又端庄地微笑
有礼地婉拒了我的好意
“叔叔，我不需要钱，
书本和纸张就够了。”

十个像她的孩子
将摧毁千百座牢狱。

2. Anak

Jiran

Tionghua

Begitu kecil ia berdiri di tepi pagar
kilat matanya memanggil Iskandar
siapa lalu siapa berkaca
melihat keduanya bergurau senda.

Anak Tionghua kelahirannya di sini
di bumi hijau ladang-ladang getah dan padi
ia bisa bercerita untuk siapa saja
di sini tanahnya dan ibunya bersemadi.

Lihat mereka sedang berebutan pistol mainan
he, jangan berkelahi
ah, anak-anak dengan caranya murni
berkelahi untuk nanti bermain kembali.

Lihat mereka tertawa riang
Ah Chew tak punya gigi sebatang
Iskandar mengesat hings ke baju
sekarang mereka menunggu aiskrim lalu.

Bumi tercinta resapkan wahyumu
jantung mereka adalah langitmu
darah mereka adalah sungaimu
nafas mereka adalah udaramu.

1962

邻家华族小孩

看他们在争夺玩具手枪
喂，不要打架
哈，孩子们纯真的玩法
打架是为了再玩下去。

矮小的他站在篱笆旁
明亮的目光召唤着伊斯干达
路过的人都会被吸引
看着他们兴高采烈地玩耍。

看他们笑得多开心
连一颗牙齿也没有的阿周
把鼻涕抹在衣上的伊斯干达
他们在等着冰淇淋小贩。

华族小孩诞生在这里
在青葱的稻田和胶林
他对谁都这么说
这里是他永世的土地和月亮。

亲爱的土地啊，将这作为你的启示
他们的心是你的天空
他们的血是你的河流
他们的呼吸是你的空气。

本期的诗作者，有两位是外国的。一位是中国的蔡和协，福建晋江人，中医师。诊余摘藻，诗作散见国内外报刊。另一位是星加坡的李龙，写散文，也写诗。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只有浪涛知道》，在今天的四月间出版，荣获姚紫文艺出版基金。他的散文简练清新，内容扎实。

沉静了一些时日的秋山，重又拨动琴弦《家园，您为何变得荒芜？》是他的新作。

稍有涉猎、中国近代诗坛的读者们，对诗人林染是不会感到陌生的。他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也是中国西部诗派（或称新边塞诗派）代表诗人。他的诗具有浓烈的边塞大漠色彩，深具地方特色。读者们可以从这期所刊登的五首诗作中

好快，本刊已出版第四期了，作为园丁的编者，希望老中青写作人多多惠掷散文佳作，使这一道潺潺的清流，没有稿源枯竭之忧！

新加坡写作人芊华的『那一抹眼神』，文字清新流畅，无诘屈聱牙之弊，可读性高。她在稿子上注明：『不用，弃之。若用，不用给稿酬，办杂志不易啊！』另又在『读者的话』中说：『在华人逐渐式微的当儿，你们有勇气办杂志，精神可嘉，真心佩服！』喜爱文艺及关心本刊的神情，跃然纸上！

中国福建晋江县写作人蔡长久把赏昙花开放的过程，描绘得很细腻，有如用录象器材将经过情形拍摄下来，再播放让读者们欣赏。

☆ 一介

去领略其风格，去聆听那来自古丝绸之路的讯息。

诗人林染也通过本刊向所有赞助经费的热心人士致以最深挚的敬意！

吴明兴是台湾的资深诗人。他的《别无选择》一诗中的慨叹，对我们来说何尝不是一样。我们读了，或许有更深切的感受呢！

紫梦羚的《振翅》是为王涛的诗集《渔人的晚餐》的出版而写的。在寂寞的文艺道路上，我们实在需要互相关怀、勉励。

邓长权、陈浩、章钦、王涛、碧枝、浪亭等人，来稿待用。

☆ 田舟

本刊第三期是在七月底才正式印刷完成，故订户们多在八月初才能收到第三期，敬请各位原谅。

为了方便学生购阅，第五期会在十二月间出版，敬请各位留意。

请别忘了“读者的话”，本刊愿接受对大家有益的宝贵意见。来函以四百字左右为宜，请寄 8, Jalan Pengkalan 8, SPPK, 31650 Ipoh, Perak, W. Malaysia。

敬请各位多多推介本刊，也盼望各位继续订阅本刊。

投稿者请自留底稿，本刊因在不同地方打字、编版和印刷，对退稿事不易处理，敢希见谅。

☆ 有明

☆注：第3期的稿费已经寄出，祈查收。

“清流”应发行到各地去，俾使各地文友易於购买。凡作品在贵刊发表后，作者应该得到一份该期的贵刊。

● 杨百合

《清流》的工作人员对文艺的热忱和对出版文艺事业的劳心劳力是值得钦佩的。“清流”一期比一期有改进，排版方面也较紧凑活泼。当前之务应是保持或提升每一期的水準，使《清流》跻身有份量和有代表性的文学刊物行列。

“清流”是否能刊登国内外的文坛动态和新书出版消息？好为文学交流和推介好的作品尽点棉力。

● 因 心

很佩服您们能在这种很不叫好的形势下。有勇气搞这份《清流》，使它在马华文坛上出发出小火点。

● 李 龙

《清流》内容，较适合一般初中以上程度的学生，不过在技术方面似有待改善。

● 碧 澄

您们的干劲十足，出钱出力，为文艺尽一份责任，这是十分难得的，现今这个社会里，拥有这种“牺牲精神”的人已经是越来越少了。您们的坚持，可谓“中流砥柱”。大家热烈的工作，《清流》必然潺潺而流动，终于流入文艺的海洋。

● 林 琼

《清流》可推介到各社团、书局、报摊以及华校去，国中和独中的华文学会应该是个最好的市场，因为他们本身都是搞文艺工作的。

● 世 平

《清流》第三期在内容与排版方面，都有更跨一步的进展，此期的文章读来亦令人感到舒适和写意。

● 顾 湘

《清流》编委们：

你们好。

在华人逐渐式微的当儿，你们有勇气办杂志，精神可嘉，真心佩服！

看了创刊号的《清流》有点感想：(1)字体太密，不习惯于号码放在上角；(2)版面设计还不够活泼；(3)内容还可再加强；(4)封二的作家活动照片，给人留下印象，很不错；(5)封面也很有特色。

这是我的一点小感想，得罪之处，请多多原谅。希望你们越办越好，能够走向世界。曾有一外地著名作家来信说他根本不知道马来西亚有这么优秀作家。我觉得他恍如在睡梦中，所以，我觉得你们真的应当走向世界，多作宣传与交流互动。

祝

编安！

后学

芊华

敬上

3 · 5 · 1990

謝 啓

承蒙张佩芳、芸亦尘、林月珠、方怀静、郭纹瑞五位老师、江馨文友及吉隆坡循人中学图书馆主任赖袁华先生鼎力推售本刊，谨此致予谢意。

小啓

敬請

陈礼生、冯玉燕、林庆文读者
惠賜通訊址以便奉寄所訂之“清流”。

聯絡處：章欽先生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ama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請熱愛本刊的讀者們賜助：

各位朋友：

您們只要為本刊征求得十名一年的訂戶，並寄下郵券 (Wang Pos) \$100 元和十名訂戶的通訊處即可獲得贈閱本刊一年。此項優待介紹訂閱本刊活動計劃的截止日期是 31.12.1990。

"Wang Pos" 請志明付予 "Perak Literature and Art Society" 并送寄: 505, Jalan Pasir Pinji 20, Pasir Pinji, 31650 Ipoh, Perak. 司徒育敏先生收。

同時，也請寫明介紹人的姓名及通訊址。

☆訂閱部啟

徵求訂戶

文藝 書籍介紹

書 名	作 者	定 價
獅城獅聲 (187頁)	林 琮	\$8.00
書燈絮語 (250頁)	翠 園	\$4.50
只有浪濤知道 (78頁)	李 龍	\$3.90
畢竟有聲勝無聲 (131頁)	戴小華	\$7.50
無弦琴及其它 (153頁)	駝 鈴	\$7.00
看看集 (166頁)	看 看	\$5.00
漁人的晚餐 (122頁)	王 濤	\$5.00
馬的嘮叨 (151頁)	張 揮	\$5.50

“全國各源流中學學生散文創作比賽”

細則

- 1 名稱：全國各源流中學學生散文創作比賽。
- 2 宗旨：發掘具有寫作潛能之新秀。
- 3 字數：以兩千字左右為宜。
- 4 獎勵：A. 獎金——第一名：\$200，第二名：\$150，第三名：\$100。優秀獎若干名，每名：\$50。B. 所有得獎者將獲贈紀念牌一個。
- 5 內容：難忘的一件事，題目自擬。
- 6 字體：參賽作品必須用20 X 20標準稿紙以黑色圓珠筆橫寫。字體務須端正清楚。可用簡體字，唯不得兩面書寫。
- 7 參賽辦法：所有參賽稿件，必須另紙詳列作者中英文真實姓名、身份證號碼、出生年分及詳細通訊址。筆名听便，唯有關稿件必須經由就讀學校校長或老師簽名及蓋章，證明確系該校在籍學生。否則，恕不接受。
- 8 征稿日期：即日起至1990年10月15日止，逾期者將不予受理。
- 9 投寄處：75, PERST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AMA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信封上請注明“中學生散文賽作品”。
- 10 評審：由主辦當局邀請國內適當人士擔任。
- 11 公布成績：優勝者名單將在各華文報章上公布，并另函通知各獲獎者有關頒獎日期及地點等。
- 12 版權：全部入選作品，版權概屬主辦當局所有，在本刊發表或出版專輯時，將不另發酬金。
- 13 其它：
 - 一、所有參賽作品，無論入選與否，概不退回，請作者自留底稿。
 - 二、已發表過的文章或抄襲作品概不接受參賽。
 - 三、本簡則若有未盡善處，主辦當局有权增刪或修。

稿約

本刊園地公開，等待各家各派賜稿。舉凡戲劇、小說、詩歌、散文、評論、翻譯、書法、繪畫、攝影等作品均受歡迎。

唯來稿必須是未經發表者。本刊對來稿文字有刪改權，不愿接受修改者，請于稿端注明。譯品須附原文。

來稿一經發表，將致薄酬。

各類文稿請按照下列地址分別投寄：

(一) 戲劇、小說請寄黃戈二

23, Jalan Wong Kwai Kee, Taman Pertama, 30100 Ipoh, Perak.

(二) 詩歌請寄田舟

125, Antek Avenue, Jalan Sultan Abdullah, 36000 Teluk Intan, Perak.

(三) 散文請寄一介

32, Taman Rasa Sayang, 32000 Sitiawan, Perak.

(四) 翻譯、評論及其它雜稿請寄駝鈴

8, Taman Orkid,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如欲退稿，請附寄貼足郵票之信封。

——請剪下——

訂閱單

編號 (本會用)	刊期	中英文姓名	郵寄地址
	第 期至第 期		
	第 期至第 期		
	第 期至第 期		
	第 期至第 期		

附啟：一期二元計，不另收郵費。請以郵券 (WANG POS) 訂購，并志明付予：PERAK LITERATURE AND ART SOCIETY 逕寄：505, Jalan Pasir Pinji 20, Pasir Pinji, 31650 Ipoh, Perak. 司徒育敬先生收

师长、家长及有识之士

工作上的战友
生活上的良伴



- 教师需要不断的进修，加强知识结构，以应教学之需；《我们自己的刊物》，将最新的信息传给你，从而建立一个新的教育概念，新的教学目标。



- 你爱学生吗？学生爱你吗？还有，你听过“师生同位”的教育理论吗？《师生之爱》呈献具启迪意义的文章，皆是学者、专家、教师及有识之士呕心沥血的创作。



- 俗语有“三步定终生”之说，而现代人强调“零岁教育”了，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岂可慢待？《早期教育》理之所至，道为之开。



- 今日教育之于妇女，在愈来愈如火如荼的妇解运动的冲击下，出现的，是否仅仅是从汪洋的苦海中被冲上岸的表征？《妇女与教育》触探了问题的征结。



-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亦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作家二位一体的有机结合，使我国的华文教育界，因“卧虎藏龙”般的蛰潜着马华文坛中近半数的作家，而涌动着潜移默化的心灵提升之暗流。《教师与文学》有如一叶探索之舟，载你到泛漾着智慧光芒的心灵之川。

订阅方法：

请以邮券或支票支付予：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The United Chinese School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321-D, Lorong T.A.R. Kanan
Satu, Off Jalan Tunaku
Abdul Rahman, 50300 K.L.
电话：03-2985759

每本定价

西马 \$2.00

东马 \$2.30

(不另收邮费)

各书局、独中、
国中、华小、师
训学院及各州教
师会、灌联会均
有代售



理想印務公司
SYARIKAT IDEAL PRESS

2, Taman Tok Perdana,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 914527

★ 經濟，快速，精美， ★
是顧客對我們的信心。



霹靂文藝研究會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Lukis Perak,
40-B, Jalan Chung Thye Phin,
30250 Ipoh, Perak,
Semenanjung Malaysia.**